

二俠劍



康德五年五月十日
康德五年六月七日
印行

版
權
所
有
必
究

三
供
劍
定價四錢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人
張
少
岐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所
醒
時
報
社
印
刷
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明清 八義 三 俠劍 (卷三十四)

話說張其善一聽 這個差事到是 不錯因爲知府金龍關 關主夫婦二個全都武術高強 足可以敵的了俠義營的人 再要是加上我們 兵多將廣勢力雄厚 慢說是把守金龍關 就是攻打俠義營也未必不勝 小子特罷點了點頭 領了一套公事 帶了羣賊明奔金龍關而來 守關關主姓楊名速外號人稱千蹄馬 看見張其善等來到這裡非常不悅 因爲什麼呢 他說道其善是敗軍之將 只要軍中一有他 馬上就會打敗仗 後來一問人家張其善這營營鄭王的主意 派他等前來助守可就沒有辦法了 這道關口關係入城的抄道 可不敢疎神大意 晝夜分班派出探兵遠近調查 這一日探兵回來報告 關龍橋頭 有十數個人常思謀事 看情形大概是 大清營勝英帶人至此 楊關主一聽 立刻吩咐齊隊 趕往橋頭衆人出關 關中留自己的妻子 騰雲九尾狐陸小香看守 楊關主來至橋前一查 一個人也不認得 只得叫張其善觀看 張其善不看則可 看罷就吓了一跳 不但果然是勝英至此 並且從中還有大賊殷 賊魔等 張其善遂將大清人位與楊關主說明 又告訴他二位出家人乃北極寺的和尙 那是輔助咱們的 楊速聽能留神觀看 就見大賊殷 跟碧鐸兩個入戰得難解難分 老劍客非常着急 心說憑若梅尙且戰勝了他 怎麼我跟他動手反到這樣費勁呢 前文理雖然不見明文 暗合着把這話可表過去了 大賊殷的份兒雖若梅相等 老頭子今天着急 可也爲的是這個 心說莫非我這能耐就跟俞若梅一樣不成 說話之間二人助手已然就百合出頭 仍

然不分勝負。老劍客可真急了。刷地吧寶劍一幌，身形縱出圈外。連連叫道：「碧鐸今天用氣功，所以動手沒有多大力氣。你敢叫我脫了棉袍，運運氣再打嗎？」碧鐸一聽這才叫說八道，動手還有現運氣的。這可真成了打魚殺家。討稅的那個教師了。這不一定是什麼整法。偏偏要這麼說。如果我要不答應，這分明是怕了他了。想到這裡，遂說道：「夏侯門下，任憑你是怎麼運氣，我也不懼。我就等着你。你就運吧。大腦袋樂嘻嘻說道：「小子你可別後悔呀。我要運完，氣你是準輸。和尙哈哈大笑道：「不必勞叨。你赶快運吧。老劍客果然將寶劍往地上一插，叫聲勝老三哪。你給我看著衣服。別叫這窮和尚給我偷了去。說着棉袍脫下來一團。勝三爺趕緊過去，雙手接過來，抱在懷中。就見大腦袋脫了脊樑，瘦得一身皮包骨。兩條胳膊亞賽麻杆一般。真彷彿人燈一樣。碧鐸看著老頭子這個樣兒，駭怕。要是外行可不知道。裡着老人家這樣瘦，必然還納悶呢。要不就說他沒有力氣，只有武術。不然不能這麼瘦。碧鐸這個身分總算不矮了。準知道老頭子這個功夫全都打下去了。打成這個形狀。有這份武術，可見得那個功夫練到家啦。就見大腦袋將兩隻胳膊亂搖了好半天。然後一伸手，寶劍擎起。一句話也沒說。擺劍過來二次動手。碧鐸友得並架相照。心裡不明白。夏侯商元脫棉袍是爲什麼。自己正然猜想。忽然寶劍夠奔頂梁擊來。碧鐸橫槍就要接劍。打算把寶劍給老頭子破飛了。沒想到劍走的太快。槍上去接空了。和尙將要用霸王擡槍往下翻。就見老劍客張嘴撲的一聲。由打口內吐出一件東西來。直奔胸前打來。和尙一看不好。驟是驟不開了。只得把身形一偏。坪的一聲打中了左乳下。翻身栽倒。原來老劍客脫

棉袍那不過是障眼法 實在可就是把鋼胆吞下去了 魯鐸不知道 當時被老人家一胆打倒

法廣一看不好 趕過去背起碧鐸來就走 賈明在旁邊却看見便宜了 趕緊動羅圈腿够

奔當場去搶那條寶槍 來到當場下腰將槍拾在手中 抹身就走 就聽一陣馬蹄聲音 由遠

而近 來了一匹大紅馬 馬上面騎的正是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 一看槍被賈明搶去了 背

上摘了彈弓 吧吧吧就是聯珠三彈 一彈打中賈明的脚上的麻筋 賈明撒手扔槍 翻身栽

倒 這個功夫 戴勝其已然來到了近前 馬不過就是一邊 戴勝其用鎧裡藏身之法 伸手

向地下取槍 三爺看的明白 往常不用鏢打他 是因為他身上有八團蟒甲衣 善避刀槍等

一切軍刀 此時一看小子探臂拾槍 在腋下已然露出一個空兒 借着張其善那邊的燈光

看極非常真切 說時遲那時快 老人家伸一登出一只鏢來抖手就打 不枉一爺的鏢人稱神

鏢將 果然這鏢鏢打出來未免太神了 不偏不歪坪的一聲 正中人子腋下 嗷呀一聲 由

馬上摔將下來 本來賈明傷的是麻筋 早已緩過來了 一看戴勝其由馬上摔下來了 一翻

身起來過去將小子按住 並不細繩便抗起來 又檢寶槍回歸陣中 到了陣內才解他的綁繩

四馬撥蹄一細 小子那匹馬早已不知道跑向那裡去了 大腦袋老劍客一胆將和尚打倒 法

廣搶人 賈明搶槍被人用彈子打倒 戴勝其又被三爺用鏢打倒 然後賈明連戴勝其帶寶槍

完全搶回 這些個事也就在一眨眼的功夫 老頭子說道 好猴崽子們真亂 容他們亂過去

自己才找着那粒鋼胆 就連三爺的鏢也拾了過來 回歸陣中交給三爺 這個功夫張其善

等一擁前來 先將碧鐸師徒救回關中 然後走到了陣前叫道 勝英 你今天這才叫天堂有

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自來投 今不就是你的死期至矣 依我說還不如快撒手扔軍刀 跪倒塵埃請求收錄 孤家體上帝好生之德 就許饒全你的老命 如若不然 當時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老頭子勝三爺一聽 把棉袍交給夏侯老劍客 自己上前來叫道 張其善 不枉你爲賊軍首位 原來你這卦算的真準 勝英由入南洋以來 就沒打算活着回去 可有一樣兒勝英能死軍刀下不開口頂下 只要有能耐那怕當時亂刀分屍 姓勝的絕不能皺一皺眉頭 就怕你等沒有那大本領 不能奈何勝英 張其善認能有氣 回頭說道 那一過去捉拿老勝英 余霸答應一響 擎爲肩刺來到了當場 軍刀一指叫道 勝英休要你這樣張狂 今天我將你生擒活捉 說着擺軍刀便刺 勝三爺憑手中魚鱗紫金刀 接架相還 余霸今天動手要不然也不能這樣高興 所仗着的就是楊關主 准知道今天動手必勝 不怕自己動手輸了 或者亡了命 也有人替自己報仇 因此心中非常坦然 一抖精神 招數施展開了 跟三爺戰在了一處 三爺生平最喜歡跟這樣人動手 因他仗着以力降十會 他用的力量大自己可就省了力氣 老人家頗懂將刀招一撤 就彷彿精神不足的樣子 余霸皆因心裡高興也未想到這裡 老頭子用的這叫以逸待勞 動手功夫不很大 論招也敵是四十多麼照面 猛然間余霸出鵝眉刺照定老頭子的咽喉一扎 老人家赤的一聲 身形向後一縱 跟着一轉身 余霸一看老頭子退步一閃 隨着用進步連環之法 打算追上三爺 沒想到老頭一轉身 不但軍刀鬆開了 反過來對余霸的上首 就聽老頭子雙手往一處一合 跟着一抖手 叫聲余霸接鏢 容光一道照小子胸前打來 余霸一看 啊了一聲 往後一

縱身 這只鏢就在小子左胳膊上卽打中 余霜一用力 鏢落塵埃 回頭就跑 老頭子下腰將鏢拾起來 擦抹乾淨 帶在囊中 這功夫賊陣之中早已又走出來一個人 手擎流星練子 來到當場叫道 勝英老匹夫 竟敢這樣逞強 我誓必將你用錘打成爛醬 不然絕不回 王爺聞聽不由得怒氣填胸 心說這種人太以無有知識了 英雄好漢遇打不過罵 何必開口傷人 想這細細看了看這個小子 原也是於敏於應廷 老英雄叫道於敏 少要口出不遜 你罵人當不了老朽我的刀快 於敏一聽立刻氣往上撞 悠起雙錘够奔三爺便打 老人家跨步閃身用刀剪他的手腕 於敏趕緊往回撒軍刀 變勢進招二人才殺在一處 不用說他用的帶繩帶練的軍刀 就讓他是長短兵器 他那個武術的份兒 跟三爺比在一處 他也差的太多 動手不到四十個照面 小子已然就不成了 這時老頭子八卦金刀招數施展開了 把小子圈在當中 想走不能 於敏一看不由得心裡着急 心說張其善你這可不對 既然看見我已不是他人的敵手 就應當派人前來替換 怎麼也不應當看我的好看 不是你看我的好看嗎 我要自己闖開重圍給你們看看 小子掛了倒火了 留神一看 好容易赶上勝三爺一刀劈了來 跟着把身形一轉 小子以爲這可是個機會 隨着也把身形一轉打算抹身逃走 他不知道 老頭子這手功夫 叫作轉環刀 小子將然一轉身 老人家刀已然到了 再想躲如何來的及 耳輪中就聽克的一聲 把陸陽奎首劈成了兩半 裡面的花紅腦髓濺起來多高 練子錘死屍均倒在一旁 倒是條好漢 躺在地下一句話也沒說 勝三爺擊刀躍出圍外 回頭觀看 一陣冷笑 叫道於敏 你這是自碰刀口 休怨我意狠心毒 你不會

哥見我囉 轉身西北乾爲天 敵人不可把身翻 想走不能反被害 背後一刀染黃泉 這怨你不識我八卦刀的招數 故此死於非命 賊人們一看這個氣就大了 別人還倒不說 惟有這個楊君速的氣格特大 心說你這不叫賣狂嗎 人已然死了 難道說他還能聽見你說的話嗎 他要是聽不見 你這不是分明對活的說囉 真正是豈有此理 遂跟張其善說道 請千歲壓住陣 我這當場會老勝英 張其善不好意思派他過去 一聽他這麼一說 遂連聲答應 關主出陣千萬多加小心 勝英非是尋常之輩 楊君速微然一笑 持一對八楞紫金錘 够奔當場 三爺留神觀看 來的這個人不認得 幌蕩蕩身高足够七尺 面長到有 尺多兩尺 薄片耳朵 門樓頭 深眼窩子 大鼻子頭 大嘴 面黑似鍋底 穿着一身青絹帕單頭 腳穿灰鞋 打着紉腿 腰繫英雄帶 胸勒十字扣 手擎一對大錘 兇猛異常 自己就便報了名姓 三爺這才知道他是鎮守金龍關的關主楊君速 三爺叫他先托於敏屍首收拾了去 然後動手 楊君速回手招來十幾名兵 將於敏的屍身搭回本陣 楊君速雙錘一分叫聲勝英 請你就進招動手吧 三爺遂擎刀趕步向前就架 小子憑的全都是一力降十會 拜見刀到了並不躲閃 立刻舞動用雙錘接架相還 但聽錘帶風聲 呼呼震耳 三爺明白 錘棍之將不可力敵 只得招招架架 等機會進招 氣往下一沉 反把招數穩住了 只看關定式 封閉躲閃 這一口刀 將他身上下看了個嚴密 那位說 既勝三爺使刀 人家使錘 力量不敵人家 那怎麼能够看的住呢 所說的看招即是打招 比如說雙錘要往下打 身形一閃橫刀剪敵人的腕子 那個錘不就當然不取下來了嗎 這就叫看招 並非是憑一口

刀上下飛舞 人家軍刃要是一進 給他碰出去 那如何辦的到 三爺就是這樣看住召 跟小子戰了六七十個回合 並不分勝負 兩邊觀陣之人全都看怔了 准知道這二位是硬對的敵手 別看這慣時候不分勝負 早晚也有個高低 常言說的好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大概功夫一長了 還是勝英准輸 人人都有這個思想 可是這個話也近于情理 皆因人家楊君速正在當年 勝三爺上了年紀 人老不講筋骨爲能 這是一定的道理 不是賊人看到這裡了罵 俠義營的人位也寫出來了 孟凱 蕭杰 都要過去替換三爺 大腦袋一擺手說道 不必還是我出去把勝老三換回來吧 衆人 聽到客爺要出頭 又比別人強的多了 大家只可說道 既然如此老副客爺你多辛苦吧 老人家撩起破棉袍來摸索了半天 然後這才手擎長虹寶刀奔到當場 來到切近說道 勝老三你先躲開 我看這小子有兩下子 到不如把他劈死了喂鷹鷂完了 勝三爺這個人動手向來不願別人換 三爺的意思換自己的主兒 他那個武術未必准高 自己因爲不能佔上風 所以才有人前來換呢 倘若換的主兒 不比自己高 自己敵不了 難道說他就敵的了嗎 要是再往深一步說 簡直的就是叫別人替自己死 三爺一輩子肝胆照人 怎能够作出這個事來 故此動手從來不准人換 可是真要比自己能爲大的主兒前來 那要是不許別人換 那不就成了糊塗人了嗎 此時老頭子正然動手不分勝負 就是能够贏楊君速 幾十個照面也一定辦不到 何況自己業已鏢打余霸 刀斬於敏 又跟這小子鬥了七八十個回合 倘若再鬥幾十個照面 或者因爲年邁力衰 將場輸招 也是意中事 故此老人家一聽 老哥哥夏侯商元到了 趕緊虛幌一刀 將身形往圈

外一縱 叫道楊君速 勝英本打算 跟你大戰三百合 我要分個強存弱死 到如今 我的老哥哥前來 叫我鬆開 我可不放心遊 如果你要不忿氣的話 容我跟我哥哥商議 請他老人家回去 你表再接着動手 楊君速聞聲哈哈大笑 叫道 勝英你也不必麻煩 既然大腦袋前來 正要會會他呢 三爺聽罷 遂說好聲 自己這才退將下來 大腦袋來到切近 尚未等發話 楊君速用手巾擦額道 呀 你也不用逞能 適才在開龍橋頭 你跟那和尚碧鐮動手 分明藉脫衣服用的障眼法 才將鋼胆吞在口內 此時你打算用這一套哄弄我 勢比登天還難 老劍客一聽 叫聲猴兒崽子 你敢把我戲法說漏了 今天跟你沒完 說着弊劍向前一上步 劍奔咽喉候 楊君速知道他的寶劍 不是普通的軍刃 心中倒是也留着神了 恐怕被他用寶劍將雙鐮削了 雖然這戲說 所懸不過就是錘把 至於錘頭悠細撞 力量非常大 也別管是寶器 只要碰了立刻就得出手 所以使錘棍的有好大的便宜 當時楊君速見老人家劍到 雙鐮分走 一雙鐮去迎寶劍 那隻錘奔老人家胸前便撞 這一招要是不說明白了 看着就不大清楚 老劍客寶劍在頭裡 怎麼還能夠用錘進招呢 皆因他兩錘一迎 寶劍就撤回來了 懶着往裡進的招 老劍客把身形向旁邊一閃 劍奔腕子剪去 小子撒錘勢進招 二人打在一處 要說楊君速的能耐果然不合乎 跟老劍客動手 雙錘舞動 猛如生龍活虎 四五十個照面 並不分勝負 在先前動手之時 老劍客嘴不住的叫着 好猴兒崽子 你再這一手兒 就類乎這個口裡不斷的喊着 動手約有六十多個照面 仍然不分輸贏 大腦袋忽然間把寶劍一幌 身形向外一縱 楊君速一看來了

你這一套跟我使如何成的了呢 我要能够叫你勻出功夫來將鋼膽放在口中 我就不叫追風
千蹄馬 小子想到這番不敢怠慢 也將身軀一縱 隨後趕追 追至也是五六步 老劍客
往回一轉身 寶劍蓋頂便擊 小子仍舊用錘接架 老人氣撲的一聲 由打口內噴出一件東
西 正打中了小子的華蓋穴 往後就退了幾步 翻身跌下 軍刀一扔 哇的一聲就吐了
一口鮮血 這功夫賊陣之中 忽地一聲 來七八個 這人帶軍刀一齊搶走 老劍客抬了
自己的鋼胆 帶在腰間 然後背劍樂嘻嘻說 小子們可有誰前來 回老太爺把你們折吧
折吧就完了 要說老劍客這個人太以心細 頭一次動手用明戲法 脫棉袍吞鋼胆 這一
次動手未曾當場去 先將鋼胆取出來攢住了左手 楊君速還以為自己聰明 不容老人家
將鋼胆取出來 故竟才隨後緊追 那知這老人家這外一縱 鋼胆已然吞將下去 這個地方
不但是贏陣並且還要不輸口 楊君速在動手之先就說了 你那一套能够哄弄碧鏢和尚 對
於我成不成 老人家就安上 衛你這句說我還是非用鋼胆贏你不可 果然小子還是被
鋼胆打傷 老人家站在當場陣 賊營之中說沒入不應聲而出 張其善 想我是奉令來
助守金鼓關的 如今揚關主受傷 我等豈是進退一退 未免時人家楊君速太看不起我了
有心出頭會會大膽殼 自己早知道 人家能敵手 迎迎敵眉 忽然大聲說道 勝英
孤家跟你分個高低 但不知你於與不敵 張其善這句話 向勝三爺 說 分明就叫找轍
可是老頭子勝三爺絕不許我這個頭 遂答應 張其善你所說之辭 勝英我歡迎的不得
了 就怕你不敢出來 張其善一陣大笑道 那你就把夏侯商天叫回去罷 三爺這才叫道

夏侯老哥哥大概你也聽明白了。張其善以勝英作爲要挾。請你老人家回陣。小弟出頭要跟
他分個高低上下。大膽殺哈哈大笑道。好猴堂崽子。你這料上吊挑樹。我的寶劍比他的刀
還快呢。我把你的腦袋切下來不好嗎。非得挾刀不可。真死心眼子。老人家笑着走回本陣。
這時候張其善勝三爺一同出陣到了當場。二人見面彼此全都看了看。然後張其善說道。
勝英。我跟你無仇無恨。屢次來欺我。今天又來窺金龍關。這能。莫非說你就忘了死
不成嗎。三爺和顏悅色。好了一聲王爺千歲。你說誰的都可以。惟獨說到誰欺誰。這個話談
不到。因爲什麼呢。勝英因爲來到此地。已然說了無數次。事實現在那裡擺着。只要是通
人性者。皆可以明白誰是誰非。不是你打算跟勝英決以勝負嗎。勝英情願相陪。有什麼話
等分了勝負之後再說。張其善道。也好。既然如此你就接槍。撲嚙一聲。大槍一抖。奔勝三
爺胸前便黏。三爺跨步閃身。遞刀相迎。槍奉刀往戰在了一處。勝三爺運用八卦萬勝金刀。
看關定式不敢輕易往裡進招。就皆因張其善這條槍並非是軟。前文書表過。因爲六合大槍
槍招不完全。又拜蓋山冠島鎮南陽文輝文照東爲師。才完成這一套大槍。按功夫論張其
善可不含乎。所以老頭子不敢輕敵。不是三爺這麼想嗎。人家張其善也有張其善的心思。
看了看勝三爺的刀招。不由爲也是暗合着。別看他年紀大些。武術的精神不減當年。如果
我要不加小心謹慎。難免當場輸招。到不是我張其善到了現在反到怕死。真要是早死那到
沒的說。到現在已然落得卸甲去盔。多少人全都看我不起。我張其善只要留這三寸氣在。
還要設法子恢復當年的威風。這話要是跟別人一說。必然叫他們加倍恥笑。不過自存志向。

就是了。因為這個原因，張其善也不敢冒險進招。兩個人的心思全都先守而後攻，等待機會。這一來不要緊，動手這假時候可就大了。說不說已然就戰了五六十個回合，仍然是平穩穩不分高低上下。蕭杰孟凱在旁邊，彼此悄悄接談。蕭二俠叫了一聲孟二哥，滅高人可有罪。憑張其善這能耐，要是走入正途，也是大名鼎鼎的一條英雄。可惜身為賊早晚不免一死。他這個人不論，依二哥你說，有朝一日殺其善身遭國法，竟說他身上的武功你說可惜不可惜。孟凱聽罷，連搖兩搖頭道：三弟我這話要是說出來你未必肯信。張其善這個人就是學功夫把他害了。比如說他本身略通點武功，胸藏韜略，這一次還未必收得這麼快。在從前他肋下懸掛劈水電光刀，掌中虎頭鷹槍，因為槍招不完全。又拜文輝練藝，這種地方明面上看，豈不彷彿有點尚武精神。斗人看着簡直的就是勇不可當。其實他所練的全都是匹夫之勇，並非是用兵之道，不用遠比。就說三國的周郎未成丁，便身為水軍督部，論武術當然也通。斬將奪旗，大概東吳的大將之中，比他強的可太多了。再往深處一比，諸葛武侯羽扇綸巾，臨大敵，頂盔不貫甲，居然能輔助昭烈帝三分天下。凡能够統數十萬數百萬兵馬之人，其能五智在謀，並不在血氣。古聖先賢有言：挺鎗而鬥，仗劍而殺，是匹夫之勇。譬如漢朝張良不習武術，雖然其力只能敵一人，而歷史上竟稱之為萬人敵。所以俗語說的一點也不差。將在智而不在勇。張其善也不過足供智謀主帥帳下一帶偏裨牙將，或尙稱其職。若叫他為三軍司令，那就算兵卒遭劫，縱然他死了，那還有什麼可惜。蕭杰聽罷孟凱這篇議論，到是完全聽得明白了。可有一樣兒

心裡似乎還有點兒不平氣，遂說道：「二哥，人家動手咱們閒談，適方才你所說的話，到是至理名言，可聽我還有點不明白，怎麼古時四大名將起崩頤牧，全都曾武術呢？孟凱聞聽一笑道：「武術人人皆可，身為將帥的難道說就沒有會武術的了嗎？不過既然為將為帥，要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為能，才對。西漢韓信要跟項羽比上，一個力能舉鼎，一個武術平常，怎麼沒聽得淮陰王二次練武？」孟俠說到這裡，蕭杰這才把這句話明白過來，連連說道：「不錯，這我才聽明白了，身為將帥者要在韜略智謀上用功，必然能够克敵制勝，要在血氣上用功，早晚遇上敵手，自送性命，這應說起來，孟善不死還則罷了，倘若是一旦死了，或是身遭國法，不但不可惜，那只可算暴白淺死亡。」孟凱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二位爺著話，猛然間一抬頭，只見勝三爺收陣而逃，張其善手擎大槍隨後追趕，高聲說道：「老勝英，動手不分勝負就逃走，當然要施展你的利器，我偏要追你，有能耐只管往外發歇，是了。」老頭子在前走着，刀交左手，將甩頭取出來，答應一聲：「不錯，正要用的。」甩頭一手打你，說罷轉身一抖手，甩頭一幌，張其善知道老頭子的暗器厲害，趕緊把身形往旁邊一閃，其實老頭子並未撒手，容着他往旁邊一閃，還個功夫，甩頭可真要打將出來，張其善看見了一道寒光，再要想躲，那如何來的及，揮頭打的是硬咽喉，只得將身形一歪，咽喉到是躲過去了，甩頭就在左肩膀上撲的一聲，打進去約有一寸多，老人家絨繩往回一帶，嫂的一聲，回頭回到了手中，臂上一搭刷的一纏，然後刀還右手，留神觀看，張其善已然擎槍退回本陣，三爺將然要問，尚有何人出頭，只見張其善率領衆人，蜂擁一般往關裡逃走，勝三

戴勝刀一揮，所有老少羣雄隨後追趕。張其善退進關中，羣雄本打算隨後掩殺而入，怎奈關上的陸氏小香，吩咐一聲放箭，讓過了自己的人馬，萬矢齊發，急如驟雨，三爺無法，只可帶領衆人回營。三爺一想所擒的戴勝其，只要與老元帥知曉，必有性命之憂，那個人年輕有胆量，不過沒遇見好人，一政走入丁邪途，就是殺了個戴勝其，也當不了一什麼。倒不如將他暗含着放走就算完了。想到這裡，打發人將戴勝其帶上來，老頭子含笑說道：戴勝其我因爲看你小小年紀，不忍回明元帥將你結果性命，打算暗含着將你釋放。現在也沒有多話少跟你說，日後你自己慢慢省悟就是了。說到這裡，吩咐一聲解了他的綁繩。小弟兄走過來，給戴勝其解了細繩，小子來到三爺面前將身形跪倒，磕三個頭，然後跪在那裡並不起來，叫道：老英雄，小子有所要求，不知請你肯點點頭。他這般舉動真是出乎老人家的意外。三爺暗道：兩軍陣前拿的人，如果要放，應當揚長就走，任什麼說的也沒有。現在他竟還要有所要求，當然是叫我還給他的軍刃，要不然就是派人護送，想能向戴勝其說道：你還有何事只管說出來，但得能辦我必然點頭。戴勝其這才說道：小子自從見着你老人家一接談，由肺腑之中佩服你老人家，爲人慷慨英雄，皆因小子一步錯投，真是自行前來投降大清營，必恭說我是奸細，前次詐降臥底，到那時我的一片至誠之心何人能夠知曉。今天這叫天給小子我一個機會，被老人家所獲，你開恩將我放了，我不但是不走，並且情願拜你爲師，如果你要說我出身不正，不配作你弟子，那只求你老人家分神，吩咐一聲，將戴勝其結果性命就算完了。衆人一聽，大概這小子沒安好心。

當然是因爲那一鏢之仇無法報復。打算隱身在這裡。得了機會。還不一定怎麼不利於咱們呢。老老少少都是這樣尋思。老頭子勝三爺待人以誠。他也不計算人家害他。實在沒想到這裡。可有一樣兒自己也不願意收留戴勝其。皆因他是被拿的。無論如何還是將他放走才對。不怕他樂意改邪歸正。俟彼再來那到有個商議。想罷叫道。戴勝其。你趕快起來。回你的營去吧。如果因我將你拿住。立刻改邪歸正。彷彿像我等逼迫的你。難道說你就怕被人恥笑嗎。戴勝其究竟年輕。是小孩兒的思想。一聽老頭子不願意收留。心裡一難過。眼淚可就下來了。悲悲切切說道。老英雄你在中原既然人稱俠客。專講究濟困扶危懲戒不良。到如今小子我有心改惡向善。反倒被你老人家拒絕。莫非是嫌找出身卑賤不成。方才我已說明這是個機會。不然的話我有心改過。也得不着機會。三爺本來是一個慷慨人。一見戴勝其這般情形。遂卽說道。既然你願意投順大清營。只可就留在這裡在軍前效力。將來也可以得點出身名望。到不必拜我爲師。皆因我的年紀太大了。已然沒有收弟子的精神。這不過因爲遇上這樣官司。故此來到此地。不然的話我早就在家中忍了。戴勝其說道這可不成。如果不收我。那就是老人家你看不起我的出身。別的我也不說只求一死。在先前大家以爲這個小子心懷叵測。到現在一看真情畢露。到是一派實情。孟凱蕭杰在旁邊說道。三哥既然戴勝其他有這番心思。或者許是你們爺兒兩個有緣。小弟兄們裡面再加上一位也不能說多。不如你老人家就將他收在門下就是了。三爺無法只可點頭。還也用不着說祖師牌位。燒香拜祖。不過給師傅磕頭。然後叔叔大爺全都見了禮。未了見師兄大

家全見完了 諸葛遺爺取出百草轉陽丹給他治鏢傷 本來打的也不太甚重 戴勝其從此就在俠義營暫且不表 單說在兩軍陣前得來的這條寶槍 大家研究 歸何人使用 遺爺向衆人說道 這條槍乃是上古至寶 使用他的主兒 到是不在乎武術高低 必須要福德兼備 不然的話反身變成不祥之物 妨害主人 壽棚裡面因此起火 出了一場風波 以後何人使用此槍也沒落了好處 依我說 將此寶物獻給老寨主 不但不至於妨主 還許得此槍的幫助也未可知 羣英雄罷老道的話 想了想覺着很有情理 勝三爺用過了晚飯 帶着寶槍面見老元帥 計議明天如何分兵攻打萬化嶺金龍關 趁勢將寶槍獻上 老元帥一聽此物乃禹王治水之時的寶物 不敢草率接受 立刻吩咐手下人設擺香案 行三跪九叩大禮 發誓告神 然後這才接受此槍 三爺看着暗含着點頭 莫怪常言說禮儀出於朝廷 這話一點也不假 憑老元帥這個人 性情暴躁 麼獻也不想他還會這樣明禮 看起來果然不愧爲朝廷的王位 容着諸事全都辦完 又說了幾句閒話 三爺這才回歸俠義營 歷來的規矩 三爺到什麼地方去 回來必然將見人所說之話 跟大家重告訴一遍 當然今天還是這個規矩 話說完了 三爺看了看 坐中少幾個人 短一位李剛李四爺 還少金面章馱張旺 也不見勝天王曹榮 最叫人注意的就是飛天玉虎蔣伯芳 三爺一看就吓了一跳 趕緊打發人到幾位住所裡觀看 不但這四位人不見 連軍刀帶暗器全都沒有了 看的人回來一報告 老頭子一想可了不得了 這四位當然够奔金龍關去了 你說勝三爺他還是真能猜 這四位還是真正到金龍關去了 這個主意可就是神刀將李剛李四爺出的 他也有他的心思 關主姓楊

的那小子也被大腦殼鋼胆打傷了。張其善也殺勝三哥，頭打傷了。賊人之中已然沒有首領。如果今天晚間踏合去，夜搶金龍關，這可是初機會。自己把這個話先跟將五爺商量。恰巧這個時候曹榮和張旺忽然在這裡閒談。四位一計議，可以前去。曹榮道：「恐怕勝三叔攔阻不讓去。」李四爺說道：「別人贈別告訴，就是咱們四個人前往。」曹榮說道：「暗合前去，倘被勝三叔得罪下來，有些不便。」李四爺用手一指自己鼻子道：「不要緊。三哥不願意全有我呢。你們教去不敢去。」將五爺道：「是求之不得的。曹榮也不合乎。」張旺這個人素來就專歡偷功暗走，作事總要出人頭地。這四位這一聚就都對付了。當時計議停妥，各國自己往所。暗含着將軍刀收拾好，悄悄的出離快義營。好在這裡有來過一次的，認得道路，並不費事。順着道路往前行走。據李四爺心裡想着，這道前往不費吹灰之力，必將金龍關攻下。那才叫興高采烈，往前行走。功夫不大，已然來到了小路崎嶇之處。他們可都不知這道個地方叫什麼地名，只知道這裡不好走。原來這個地方土人稱他爲上天梯。她就是因爲難走，故此起了這麼個名兒。四位受坡上嶺，正然往前行走，猛然間見前面倉郎一棒鑼聲，四位開聽不由吓了一跳，留神一看，原來有無數兵在嶺上把守。高聲說道：「什麼人，竟敢來此窺探，除非說打算不要命不要。」話說到這裡，繩繩揚揚兩面大旗開處，閃出一隊人來。正是旗台老元帥，率領偏裨牙將在此把守。書中代言：老元帥敗守萬花嶺，張其善到銀安殿見鄭成功報告軍情。前文書已然表過了。除派張其善够奔金龍關駐守之外，又派了兩名站殿將軍，到鎮台老師麾下。驍候調遣，這二位也是有名一猛將，一名端明一。

名庫餉 每人手中一桿方天戟 力大過人 奉命來到萬花嶺 老元帥非常喜歡 只休養一二日便可以進兵攻打楓林鎮 就在這歷個功夫 忽然外面有人進來報 現在有金龍關下書人至此 說着將書信呈上來 老元帥打開書信一看 原來是張其善來的 說大清俠義營已知道金龍關這條道路了 勝英親自前來 開關迎敵 戰事不利 楊君速已受重傷 孤亦受有微傷 請老元帥早作定奪 俞德看罷 稍微想了想 當時作了回書仍料原軍送信人帶回下書人走後 老元帥挑選精兵一千名 營寨不動 暗合出離了營 繞道够奔上天梯 看了看這個地方非常險要 只要在此把守那怕大清兵悉數前來 也難以渡過 俞德可沒想到今天晚間就有人前來 正然在軍中大議議論俠義營 如何不可輕敵 忽然外面鑼響響亮 跟着有人進來報 現有大清俠義營人前來 打算要上上天梯 老元帥吩咐 擊齊隊 這才迎了上來 依着李四爺知道人家已有準備 說打算回去 蔣五爺不願意 說早有準備 又應該怎麼樣 無論如何也要跟他等分個勝負 四爺本來就是個二虎頭 聽五爺這一說 連忙說道好 既然如此我就打頭一陣 說着手擎鋼刀够奔營場 俞大元帥一看來人不多居然還敢戰爭 莫非說他們後面還有人不成 就讓你等全都到此 量你也難以渡過上天梯 想到這裡回頭問 那位將軍願意出頭捉拿此人 蔣猶未了 在旁邊有人答着馬鬣願往 擊着長槍來到近前 兵將燈球火把 亮子油松 高高舉起 照耀得如同 白晝一般 彼此見面各報通名姓 然後當場動手 一槍一刀 倒是頑強勁敵 可有一樣兒 還是槍佔上風 老頭子李剛動手約有二十多個回合 看了看不能取勝 有心施展地龍的功夫 怎奈這個地

方不成 山勢斜傾 並且地方還不甚大 一滾就許滾到山嶺下面 老頭子無法 只得竭力的招架 就是有一樣兒人家馬圖的槍招出奇 打算贏 實在是贏不了 勝天王曹榮一看老人家難取勝 自己赶忙擊槍來到當場 本打算替換李四爺 沒想到將然一出頭 人家那邊早有趙敢橫槍擋住 跟曹爺大槍對大槍 殺在了一處 蔣五爺看得明白 曹榮出頭本打算替換李四爺 又被趙敢攔住 如果自己再不出頭替換 四哥便有輪陣之險 想到這裡 吶喊一聲 狂奔前來 人家這邊又出來一位彪形大漢 手擎方天圓戟 看那個樣兒亞似天神一般 問了問名姓才知道這小子名叫庫朗 五爺也報通了名姓 二人當場動手 庫朗看見蔣五爺面白如玉 手拿一條明晃晃的大棍 心說你可有多大能為 正然想着 蔣五爺業已立劈華山式一根奔小子頂梁打來 庫朗並不介意 讓手將大戟一橫手上一接 耳輪中就聽當的一聲響亮 火星兒冒起多高來 小子往後倒退了好幾步 哇呀一聲喊道 你好大勁 他嘴裡說着看着蔣五爺發怔 五爺那個招數向來不讓人 就趁着小子一怔之際 颯的一聲 銀棍翻腰打來 庫朗無法 只得雙手合槍向外一推 仍然響震山谷 小子一歪斜身子 又橫着出去了幾步 小子這才想起來 我不是跟人家動手嗎 爲什麼只是等着叫他打呢 想到這裡 就聽着五爺往後撒棍之時 大戟隨着住下一打 蔣五爺用了個懷中抱月式 用力往外一架 就聽當的一聲 把個庫朗雙手虎口震的發麻 心說我自從出世以來 未曾遇見過敵手 到如今 就憑這麼一個 貌不驚衆 相不壓人的小輩 居然我就會不是他的敵手 真正是可氣 想到這裡 因爲自己的力量不敵五爺 却越跟五爺往一處碰 這分明就

叫鑽牛犄角的脾氣 不是贏不了你嗎 索性我就輸給你吧 故此他才一個勁兒的碰 不到十幾個照面 小子勝花發酸 兩手發麻 拿着這條大戟就如同燒熱的通條一般 猛然間一戟 唰將下茶 被五爺將形閃開 喝用銀棍在面前往下一帶 就聽當郎郎 大戟落在埃塵 還仗着小子腿快 抹身就走 五爺將然要追 跟着又來了一個彪形大漢 也是手持方天畫戟 大喊一聲小輩我看你往那廂逃 五爺問狂賊道 速報名姓受死 就聽那人道 我名曰瑞明 不用問啦接軍刃吧 大戟一頓够奔五爺的胸前便點 蔣五爺身形一閃 用棍便打 五爺適才贏庫朗就是憑這一手贏的 故此又用這一招 這個小子比方才的庫朗稍爲強點 不容五爺的棍打上 趕緊把大戟往回一撤 換勢進招 兩個人又打在一處 也就是三十來個照面 蔣五爺棍奔頂梁打來 小子橫戟往上一架 五爺並不真打 由上往回一撤 棍到小子襟下 五爺用棍往上一撥 小子一見趕緊往後倒步 用大戟往後一撥 算小子退的得快 還被蔣五爺將小腹挑了一下 把小子疼的往後退了好幾步 幾乎跌倒 就住這個時候 狂賊當郎一聲 五爺一回頭 原來是李四爺的刀被人家糊飛 因四爺動手不利 自己心裡有氣 可不敢作聲 因爲什麼呢 常聽勝二爺說過 動手輸贏雖然在乎武術好壞 只把氣看住了 也可以保的住不輸 今天自己可就把這幾句想起來 要不怎麼說人伴賢良品格高呢 就說的是這種地方 李四爺想到這裡 將手中刀招 封閉驟閃 看關定式 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你還別不理會 四爺一變招不要緊 馬圖吓了一跳 暗道人家可把招數看住了 倘若我失神冒險往裡進招 也許輸給他 何況這個李剛的刀法並不合乎 想到

這裡也將大槍招數看住，並不冒險強攻。因此李四爺才可以跟這小子延擱功夫。話惟如此，李四爺不能施展地膽功夫，始終不佔上風。猛然間自己一着急，刀奔馬的面門就築。撒的撒然慢了一點兒，被人家用大槍一架。當即一聲，刀已出手。馬圍跟着把槍一抖，將然往前一上步，可巧將五爺回頭看見，知道到前面救已來不及了，只得將身形一縱，擎棍照定小子便打。並且高聲喊道：「小子你接棍吧。」馬圍一聽，後面軍刀到了，只得捨了李四爺，一轉身輕回戰蔣伯芳。四爺這個功夫，才得有機會，將自己的軍刀拾起。這個時候當場就剩了趙馬二將軍，跟曹榮蔣伯芳四個人打了兩圈兒。別看馬圍跟李剛動手，那樣的猛勇，跟蔣五爺可就不成了。動手不到四十個回合，五爺一棍歪着，奔馬圍一打，馬將軍用跨馬推山式往外一磕，他也不知五爺有這麼大的勁兒，震得身形一歪，這還不敢說。右手虎口發麻，再也拿不住大槍。小子心眼算是快，當時並沒有與五爺置出來。左手擎槍，向五爺面門一幌，跟着轉身形逃走。俞德老元帥一看可了不得了，就是這個蔣伯芳就無法抵擋。連勝二猛，如今又戰敗了馬治邦。常言說的好：逢強智取，遇弱活擒。何必跟他這麼慶戰呢？想到這裡，忙令鳴金。趙政只得撤槍回陣。原來俞大元帥早已安排好了五百名弓箭手，跟他們定好了暗號。聽見鳴鐘，取弓搭箭，二陣鐘聲，萬弩齊發，不得有誤。頭遍鐘響完了，趙將軍回到陣中。元帥仍然吩咐鳴金。說：當即一陣鐘響，再一看可了不得了。四面八方，兵團圍住，但晚夕的響音，箭如雨下。張旺招呼衆人，背對背趕快往外闖。這時是曹榮李四爺張爺，三個人湊到一處，都面朝天，憑手中軍刀撥打雕翎。蔣五爺不

服不但跟三位合到一處，他還不往回走，手擎銀棍，反到够奔賊營闖去。他那個心思打算直取鎮台老元帥，這一來不要緊，保護元帥的強弓手也一齊發箭交攻，蔣五爺的棍招雖然出奇，可有一節，顧難以後，就是他往前一闖，這幾個功夫，梭背背已然中了三四箭。張旺高聲喊道：「五義士這廝來不可進。」這時候五爺也知道闖不上去，只得策身往回奔走。就是這一轉，身上已然中了十幾箭，前面三位這時已然闖到了兵的近前，弓箭這個玩藝是管遠不管近，容着敵人來到近前，弓箭可就使不上了。三位便保護着五爺逃走，好容易衝破了重圍，將往前走，正趕上是天下坡，蔣五爺身上已然中了二十幾箭，兩腿發軟，腳底下沒有根了，及至往前走，咕冬由山坡上面滾將下來，曹榮張旺李剛也每人中了三四箭，好在沒傷要害，還不要緊。三位趕緊來到下面，再一看五爺可就起不來了，倒在地下已然不省人事。你說這三位背着五爺走，那一位也辦不到，可又不能把五爺扔在這裡不管。就在將然一怔之際，忽聽後面喊殺連天，俞德已然帶人追至山坡下，李陸趙馬四將和瑞爾庫朗等人，立刻把四人圍在裡邊。張旺一看走是走不了，惟有跟他等一死相拚。這才曹爺一條大槍，李爺一口鋼刀，張爺一對鐵槊，三位拚死命護住了蔣五爺，還不用說三位全都帶着箭傷，就是沒有箭傷，也是寡不敵眾。這個時候，才叫萬般危險，就在這個時候，就聽後面有人高聲吶喊道：「胆大狂賊休要逞強，勝英來也。」三爺這時來，當然就不必細表了，因為當時看見少了人位，準知道是够奔了金龍關去了，除了留下僧道白象父子看守俠義營，其餘的人完全跟着勝三爺隨後趕來，巧極了，再晚一步，不用說是蔣五

爺 就連這三位豹性命 逃難以脫了 勝三爺這一吶喊不響緊 究竟是先聲奪人 敵人不由得就是一怔 此時老少羣雄 已然看明白了 原來跟俠義營 正然羣打羣毆 不問可知 當然是欺負 他等人少 故此才羣毆 衆人自然就不客氣了 三俠每人 各擊一口刀 孟金龍大杵 小霸王佟麟日月雙鉞 大羅殿長虹寶劍 葉六爺也是斬金斷玉無價寶 這些件軍刀一揮 真是碰刀上 血肉橫飛 被杵打上 肉泥爛醬 任憑他們是怎麼樣的勇 應擋不了這些位老少英雄 立刻將重圍衝破 勝三爺轉裏面一看可不下的了 李四爺張爺曹榮道三個人身帶箭傷 尚且能够行走 蔣爺業已輪刀地上絲毫不動 這一章可就把手頭子吓壞了 向著三人問道 莫非說蔣五弟被賊殺害不成嗎 曹榮對說 勝三叔不必着急 身上中箭傷太多 不過昏了過去 大概不至於亡命 老頭子一聽將伯芳名且未死 趕緊走到近前 但見渾身上血成了血人 老人家不顧一切 拿魚鱗紫金刀背往口裡一咬 下腰將五爺背起 解了胸前十字絆 把五爺細在自己身上 就是背人也得是行家 頭一樣不能佔着兩手 以備賊人追趕 每能以軍刀抵擋 可有一節 捆這繩子還得會捆的 細可是細上了 繩扣可是活的 無論有了什麼不得已的事 只用手將繩扣一拉 立刻死者或活人 就得掉下來 如果細結實了 打算解開繩扣 都得解半天 那不就費了事了嗎 三爺算是老江湖無不通 并且各種是在平素都用過功夫 將五爺背起連用繩子網 不過是轉瞬之際 就已成功 遂把刀拿在手中 叫道三位賢弟隨我逃走 勝三爺在前 李四爺等跟隨後 且戰且走 勝三爺打仗寧死不逃 今天這算是頭一回 不用別人勸說 由

打老頭子那禮就引頭走。這個原因可就是蔣五爺受了傷。爲救兄弟故此不能再戰。可是一看見的時候先問了聲。蔣伯芳是死是活。因爲五爺未死。老頭子才敗陣而逃。如果要是死了的話。老頭子不但不走。並且說是一死相拚。今天這一場戰事。就算佔了五爺受重傷的光了。不然還不知道多出幾條人命呢。衆人四裡跑。敵兵隨後緊追趕。這可是算一個大大的敗仗。明仗着俠義營的人多。能够且戰且走。追到離着大清營切近。白家父子。以及老元帥全都得着信了。鳴鑼擊鼓前來接應。俞德這才帶兵退回上天梯。勝三爺到了俠義營別的事先不問。先請諸葛道爺給這四位治箭傷。看蔣五爺有沒有危險。那三位當然不要緊了。惟獨五爺受二千七箭。血流過多。得先灌下百草丹。容養藥力散開。然後再起箭。這怕的是元氣托不住。這個工夫白玉祥跟諸葛道爺一計議。既然俞德繞到了上天梯。他的營中或者空虛。我們可開兵攻打。看看如何。如果營中空虛。必然能够大獲全勝。就讓他有預備也不至有多大失閃。勝三爺一聽這話倒是有理。可就是自己看着給五爺治箭傷。不能分神前往。不等諸葛道爺答言自己搶着說道。老哥哥所見甚是。就請你多辛苦。小弟我要看看伯芳如何。然後我再隨後追趕。老少英雄也以爲白爺所說之話有理。大家各自備置一切。點大清精兵五千。以及二位少爺全都跟隨老頭子白玉祥出陣。正然往前行走。聽前面鑼鼓齊鳴。原來是萬花嶺有人出來迎敵。細有所來之人。張其善爲首。仍然率領他所有的羣賊。白玉祥不由得就是一怔。金龍關跟萬花嶺。什麼時候換了防呢。前文已然表明。帥俞德接着張其善的書信。所寫回書。就把此計說明。元帥打算前去把守上天梯。俠義

營得着信必然進攻萬花嶺。可就囑吩張其善帶人前來。所爲的是叫俠義營首尾不能得利。果然不出俞德所料。白玉祥帶人前來攻。張其善得報率領衆人迎出來。二陣對圓。張其善並不出辭答話。回問問道。那位願意出來打頭一陣。十鳥之中的過天金雞周冲。說道。千歲我願前往。說罷手攀虎尾三節棍來到當場耀武揚威。用手向俠義營一指喝。那一個不怕死。只管前來。俠義營小弟兄渾淪金鋼鐵飛龍。持棍前往。到了陣前雙手螺絲棍往一碰一碰。當的一聲。然後問。小子你叫什麼名字說明白了。然後我好開喪門螺絲棍將你打死。周冲報道。名姓。又問了問鐵飛龍。彼此將名姓說完。周冲將三節棍一擺叫道。小子你就進招吧。飛龍不客氣。雙棍舞動攔奔周冲便打。小子用一節棍兜架。生接硬碰並不合乎。二人打在一處可以說是二猛相逢。就聽軍刀跟軍刀。碰的叮當山響。皆因這是白天要在夜間。必然是火星亂冒。兩個人動手就在四十來個照面。並不分勝負。周冲動着手。心中暗合想道。可了不得了。俠義營的人無論老少出來一位就够厲害。這個小子我還別輕敵他。他手中這對軍刀分爾沉重還不說。棍招還是非常敏捷。自己想到這裡。三節棍看守嚴密。真可以說是風雨不透。鐵飛龍一輩子吃虧就吃這性子急上了。他一看人家周冲招數嚴密無從下手。未免心裡着急。心說憑這個小子。力量不見得比我大。怎麼我就會贏不了他呢。想罷棍招加緊。帶定風聲隆隆震耳。周冲一看就明白。這小子因爲動手不能取勝。故此着急。我何不用以逸待勞之法贏他。想罷這裡不但不加力。反施展真翻跳躍閃展騰挪的功夫。鐵飛龍他可不知道。還以爲周冲是敵自己招數逼迫無方還招了。周冲越不用

力 鐵飛龍招數越加緊 就是這個樣又戰了三十多個照面 鐵飛龍遍體生津 鬢角上熱汗滾滾 鼻翅煽動 那邊招數也慢慢的減下來 不是那麼快了 周申 有時機已到 將三節棍一抖 精神振作 轉瞬之際 舞得如同一座棍山相彷彿 鐵飛龍忽然把力量發竭 到此時自然無法抵抗 鐵飛龍要命的主兒 就應當尋機會敗走可說說算完了 飛龍生就的脾氣 不但不是還是勉強往裡進招 猛然間雙棍打空 撒的撒然慢了一點兒 被周冲用三節棍頭打在了鐵飛龍的棍上 響聽當的一響 右手一只軍刀被打落地上 只剩下右手的軍刀了 鐵飛龍一看戰不了啦 這才轉身逃走 周冲不捨 隨後便追 這一個工夫小英雄千里追風俠劉雲 看得明白學知道鐵飛龍上了人家的當了 嘩拉啦一抖十三節亮銀鞭趕奔當場攔住了周冲 鐵飛龍一看劉雲出頭 自己這才回身將打落的軍刀拾起來 自回本陣去了 周冲一看來了一位年輕的孩子 遂問道 你是何人 竟敢這樣大胆 攔住我的去路 莫非說你小子年紀不怕死嗎 劉雲聞聽哈哈大笑道 小子你也不用着口口狂言 我叫劉雲今天我要看你有多大本領 說着話銀鞭一抖撲奔周冲二龍鬥寶便點 小子急急向旁一閃身形 用虎尾三節棍的末節 够夠練子鞭使搭 劉雲還是真不敢教他搭上 曾因練子鞭是逢硬就撈灣的玩藝 跟三節棍打上 必然絞纏在一處 憑力氣當然不敢人家 趕緊用盡 喉嚨成法 嘩啦一聲鞭頭回響 周申 再換勢進招 兩個人打在一處 劉雲只看見這小子用以逸待勞的法子 將鐵飛龍贏了 自己準知道絕以上不 他這個當 可有一節 武術的身分跟人家比上差着了 動手不過三十來個照面 劉雲的招法散亂 難以往裡進招 這個小

夥子可比鐵飛龍靈的多。一看自己贏不了，趕緊將練子鞭一幌，轉身就走。周冲想追，看了劉雲走遠，手擎虎尾三節棍，站在那裡大聲叫道：「大清早，義饒聽，你等要是打算動手，及早派能打的手兒前來，類乎這樣小孩子何必前來去道傷人呢？」此時金睛虎賈明聽著這個話，心裡難過，皆因自己也是小弟兒之中的，聽了這個話，有心出頭應戰，怎奈能耐不成，猛然想起來了。我不成何不將我的法寶搬出去贏他。原來人家賈明說孟金龍大個子是他的法寶，想到這，趕緊向大個子說：「小子你聽見沒有？那個賊兒小子罵咱們小弟兒呢？你還不出去將他弄壞了。大個子這個人，就是混天地球，沒有人叫他出頭，他自己絕以不會出去的。只要有人一提醒，任憑說一句什麼他也可大怒。此時聽賈明說賊兒小子罵他了，當時就喝喊：「好囚囊的，你真罵我們，跟你沒完。」說着回手見杵，邁開兩條杉槁腿，奔了當場。周冲一看認得，知道這是俠義營猛漢，自己未必能够取勝，話雖然這麼說，也不能末動手就走。無論如何也得打幾招。想到這裡，叫道：「孟金龍，不要裝瘋賣傻，今日我就打發你回去。人家大個子聽見這個話不董，遂說道：「你就打發回去吧。你先說說你叫什麼東西？賊人報名道：「我姓周名冲字志雲外號人稱這天金雞。大個子一聽，遂喝道：「鷄兒子別走，接杵。大杵帶着風，够奪周冲頂梁便打。皆因這小子知道孟金龍的厲害，並不收用軍刀接架，只得跨步躲閃。然後擺三節棍接架相還。周冲由打一動手，就安心打個一招兩勢，然後看機會逃走。所以小子動着手只是留神觀看，統其戰了五七個照面，他一看孟金龍大杵已然走開，如果再要不走，勢必被害。可這也算小子聰明，看了個機會，虛幌虎尾三節棍。」

撒身就走。要說大個子身體靈便，那也不虧心。不過懷小子腿長步大，看見周冲要走心裡着急，緊緊往前上步，抬起腿來就是脚。周冲還是一點都不留神，知道脚到了，坪的一聲也踢上了。小子往前一栽，栽了個狗吃屎嘴背地。三頭棍仍出去不遠，大個子這個時候要是趕過去，真就許結果了小子的性命。人家孟金龍到是不趕盡殺絕，一脚將周冲踢倒站在那裡哈哈大笑。子我說不叫你去走，你偏走，你也不用起來了，你一動我就把你弄壞了。正然說着，賊陣裡面呼的一聲，蹀出一個人來，正是戲水鴛鴦郭俊郭伯仁。這小子自己也知道不是孟金龍的敵手，皆因他跟周冲極其交好，看見周冲被大個子踢倒，故此不願生死了當場，並不答話，來到近前舉懷杖照孟金龍打來。周冲這時候才爬起檢軍刀回了本陣。郭俊舉懷杖打大個子，孟金龍還是那個老詞兒，單習擊在底下等着，身形站在這邊不動。小子看着雲眼去了，一圖說着翻臉觀看，懷杖離遠了不動，相離切近，這才將杵往上一擦，就呼呼的一聲人家郭俊早就知道，懷杖隨着往下赤隨着往回撤，大個子杵撩起來，人家懷杖也撤回去了。郭俊心說，好傢伙別說是懷杖，就是比我的懷杖再沉重的軍刀也得飛向半空裡去。正然想着，大個子口然金剛曉背够奔郭俊打來，小子並不教橫懷杖招架，只得閃身，然後變勢往裡進招。大個子不管你是誰，杵法走開他就管他自己，吐吞撒放左右盤旋，掛定風聲隆隆震耳。郭俊那裡是大個子的敵手，不過有十幾個照面，早已無從進招了。皆因周冲郭俊這類的人，全都是憑仗着一力降十會，就是有武術也得憑力量的，所以跟人動手，只要是力量不敵，這就佔八成輸。何況大個子孟金龍不但是膂力過人，並且還是

杵法真強 等閒之輩如何是他的敵手 好在一樣兒郭俊出處所為的就爲搭救周冲 不但
打贏贏敵 還打戰長 只要是將周冲救回 那個目的就算完全達到了 小子一着動
手不利 打算有個機會逃走 好容易看見大個子往回一撒杵 遂將双手懷杖奔大個子頂梁
便打 打算趕他趕不上 撒身就走 他可沒想到大個子招法純熟 用了個蒼龍探爪的招
數 驚的一聲把懷杖打落埃塵 跟着大杵翻的響 往前一進 杵頭奔郭俊咽喉而來 郭俊
就算不合乎 要是換一位 當場就得亡命 小子并不施展別的招數 不過將身形向後一仰
滴溜溜一打轉 總算將這一杵躲過去了 身形轉過 跟着撒腿往回就跑 大個子看着有氣
小子又跑了 你還別以爲是說着玩 大個兒還是裏着急 正愁說着就聽敵陣之中有人哈
哈大笑 孟金龍何處裝瘋賣傻這潑狂氣 你可認識白鶴沈雁嗎 手擎雙錘不慌不忙來到營
場 老英雄白玉祥一看 啊 這個小子前來恐怕是來安 孟金龍要是懷心眼 就許上
他人的圈套 老頭子將想想到這裡 就聽後面有人叫老哥哥你老人家多辛苦 白玉祥回
頭一看原來是勝三爺到了 老頭子接着問怎麼樣 將五爺的傷痕如何 老頭子對白玉祥說
了幾句話 大略就是說將五爺已然沒有生命的危險 不過就是多休養些個日子就是了 老
頭子說着話一看當場動手原來是孟金龍 在賊營來的主兒 乃是沈雁 三爺知道這小子
手中一對雙錘 招數陰險 遂說道這小子前來狂兇必遭他的暗算 到不如我前去替換於他
白玉祥將然要攔 勝三爺早已一縱身够奔了當場 交到了切近叫道猛兒 你退回本陣我
要會會這個沈仙侶 孟金龍動手正在高興之時 要是別人前來替換 他還是真不聽 惟獨

勝三爺前來他可就不敢違背了。心裡就有個三大爺麼。自己不高興的回去了。不表孟金龍走回了本陣。單表沈雁一看勝英親自出頭。心裡又喜歡又駭怕。喜歡的是兩軍陣前動手。難得勝英出頭。尚若是我該着露臉。能够當場將勝英贏了。別人他收不佩服我沈雁嗎。但是喜歡之中還帶着駭怕。勝英不是好惹的。慢說起自己再比自己再高的主兒不敢說准贏。動手未免要多多留神。勝不了確有個敗等着。雖然這麼想着。這個仗也不能不打。只得鼓了鼓勇氣。叫道老勝英。既然如此我這不能姑辜你這片盛意。不是要會會我嗎。我也正要會會你。老頭子閒聽說這好。你也要會我。我也要會會你。今天必然得會個熱鬧。小子沈雁也不往下多說。雙錐左右一分。趕步向前往裡進招。勝三爺灑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這二位這個動手。也可以說是輕車熟路。差不多誰也知道誰的招數。這一動上手不過就是發招。竟式。至於冒險進招誰也不肯。轉眼之際。戰了二十多個照面。仍然是不輸不贏。就如同將然動手一樣。可別看不起這個沈雁。不止於武術高強。並且動手的閱歷很好。氣也沉得住。招數發出來很穩。不見十分得利不肯進招。三爺也是久經大敵的老手。看一看這小子。心說我幸虧將猛兒換回去。不然的話他那裡是他的敵手。自己想到這裡。可也不敢公然說比孟金龍高。八卦金刀刀招施展開了。手翻陰陽脚踏八卦。什麼馮乾三運。坤六闕。那叫震仰盂。艮復盃。一卦變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陰陽相生。真如無窮。招數看住了不敢疎神大意。老頭子白玉祥一看勝三爺如臨大敵。就憑這麼一個沈雁還用這樣慎重嗎。自己看看有些個着急。早知如此還不如老夫出頭。不管三七二十一。將他打發了就完了。老頭子

正然想着 猛然間就見沈雁雙錐一聲 轉身就走 勝三爺往前一追 小子右手錐一晃左右形向下轉 右手錐够奔三爺太陽便扎 老頭子身形一撤 刀在中間一晃 雙剪小子的左右腕 這一手不要緊 把雙面太歲吓了一跳 心說莫怪勝三爺跟這個小子如此小心謹慎 果然這小子身有絕藝 就憑這一招工夫稍微差點兒的就躲不開 老頭子這才佩服勝三爺 果然眼力好 准知道這小子不是平常之輩 這是白玉祥的旁觀 勝三爺心裡也不住的算 打你好小子居然下此毒手 並且招數還看得如此嚴密 要是憑我手中刀贏他 數十個照面也不准贏的了 他 還不如送給他一暗器就算完了 老頭子想罷 虛晃魚鱗紫金刀 身形向圈外一縱 三爺發暗器一輩子向來百發百中 不止於淨是抖手的力最好 也搭着發招迅速取暗器敏捷 老頭子向外一縱 刀已然到了左手 甩頭已然取出來了 可是沈雁也明白老頭子這一走必然要發暗器 自己到是不打着碰釘子 並不往前追趕 將鏢說老勝英你這個法子哄弄不了我 話未說出來 老頭子轉身抖手說聲打 小子看見金光一晃 趕緊將身形向旁邊閃 這可是老頭子厲害的地方 說打不過將甩頭一晃並未發出 容着小子閃身之時 就聽赤的聲 這次可打出去了 小子再打算躲可就躲不及了 甩頭打的是二龍門寶兩眉當中 沈雁將頭一偏 就在左額角上撲的聲 擦將過去 老頭子往回一帶絨繩 又抖將過來 就是這一來一去 小子沈雁這個樂兒可就大了 鮮處暴流 以手掩面逃回本陣去了 勝三爺將甩頭收好 將鏢要點手喚張其善 叫他再出陣決一死戰 話未說出 由賊陣中亞賽一陣風相彷彿 出來一個人 髮似烏雲面如桃花 身穿桃紅衫 週圍沿惹心綠裏邊

下面是半截青裙，藕荷中衣，窄窄金蓮圍穿，紅緞子繡花鳳頭軟底鞋，手戴着雙股寶劍，眞正千般嬌嬌，萬般風流，怎見得有讚爲証，見佳人天然秀，不比尋常婦女流，烏雲巧梳，美人揪，黑漆漆生來未擦油，眉兒彎春山秀，杏核眼把情兒露，懸胆鼻子櫻桃口，耳掛金環佩玉鈎，桃紅衫翠挽袖，半截青裙金蓮露，說三寸又不夠，用尺量二寸九，後頭圓前頭瘦，看着好像不會走，行動金雞亂點頭，心兒靈性兒秀，天上仙地下扭，嫦娥兒也害羞，眞正是香軀娜娜體態溫柔，三爺一看就是一怔，眞明其妙，不知由打那裡來的這麼一個妖媚婦人，三爺不認得，這個女子也是大名鼎鼎，娘家姓陸，雙名小香，前文書表過就是金龍關楊關主之妻，手使雙劍，能打十二口毒藥劍，打上人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六個時辰准死，所以買子午劍，皆因金龍關上一戰，關主楊君速，被大腦殼老劍客，用鋼胆打的口吐鮮血，退回關中之後，張其善雖然也被三爺用甩頭打傷，那不過是破皮而已，上好了金瘡藥，用白布一裹，可就不算什麼了，自己收拾完了，够奔楊關主內宅探傷勢如何，有人回進去，陸氏一聽王駕親身前來，趕緊迎接出來，張其善自從來到全龍關，可就看着陸氏，無奈沒有接談，今天前來探病，腰間携帶治失血丹藥一粒，到是心無邪念，皆因陸氏迎接，跟張其善一見面，心說，這倒是機會來了，本來身上帶着一粒丹藥治失血病症，小子當時眼珠一打轉，他可就這丸藥沒往外現，遂向陸氏小香說道，孤家幼年研究岐黃，對於脈理略微通達，我今天特意前來，奉看楊關主妨事不，小香到是未留神，顧忌到這理，謙謙讓讓把其善讓到了裡面，小香親自獻茶，這倒不是例外，憑一個王駕的身分到了關

主的家中 當然要如此恭敬才對 張其善喝了一盃茶裝模作樣給楊君連診了診脈 然
後開了個藥方 那位說張其善會看病嗎 實在他不會看病 那麼這個藥方給人家開
什麼呢 這個原故不難說 普通人能够認識幾個字 甚至於不認識字的主兒 那
一位也知道幾位藥名 什麼甘草 麻黃 大黃片 燈心竹葉 金銀花 胡椒 附子 鮮薑
黃連 白蜂蜜 這大概人人都知道的 你要是翻開本草查 那一位上面也有註解 張其
善今天所開的藥方也就是這一類的藥 方子開完了 按說探病的就應當站起來告辭才對
當時心生一計 向着陸氏說道 今天我這個方子開完了 這就算自己給我自己找上
麻煩了 陸小香聽着這個話 莫明其妙 遂問道 千歲你這個話怎麼講 張其
善嘆了一口氣 接着說道這個藥打了來 非得孤家親自煎熬 皆因從中有幾次蒸製 沒有
實地看見過這人 口授難以明瞭 故此我說自找麻煩 誰叫關主爲實出力 以致
傷身 孤家雖替他煎湯熬藥 也是理所當爲 小香一聽這才明白 遂說道 千歲話雖然
這麼說 千歲給他熬藥豈不折了他的壽嗎 我到有個主意 炭火爐支好之後 將藥打開
求千歲一勞觀看 妾身動手 請千歲指導也就是了 張其善聞言正中心意 遂點頭說道
這也可以 張其亂就在楊君速家中用飯 等候打藥回來 連夜熬藥 在酒席間 張其善忘
其所以 可惜在席間 出入手下人很多 不敢過於放肆 酒飯已畢 藥已打回 就在堂屋
安設炭爐 張其善旁坐 看着陸氏熬藥 這個時候小香也明白了 准知道張其善借此爲由
爲的是一處多說會子 陸氏也喜歡 在這熬藥之間 張其善一勞幫忙 這個時候

真是如醉如痴

幾乎忘了這是楊關主的家中

這時候藥已煎好了

張其善打算要走

這麼個功夫

下書人回來了 帶來俞大元帥回書

原來叫張其善來守萬化嶺

當時跟楊

速計議

小香也願意跟隨張其善前往

就算替夫出兵

張其善不敢專主

跟楊君連一商

量 小子非常願意

並說賤內前往

我仇可一報了

於是張其善帶着陸小香以及羣賊繞道

够奔萬花嶺

過了一夜果然俠義營前來攻打

沈雁出頭

勝三爺換回了孟金龍

陸小香問

了問張張善

這是你昨天晚間跟我說的那個勝英嗎

張其善聞聽連連誇獎果然眼光太好

我不過順口一說

你我能够看的出來 罷了果然秀外慧中

說話之間 沈雁破三爺用甩

打傷 退回本陣

小香叫張其善觀敵瞭陣 自己擎了雙股寶劍

够奔當場要會老勝英

三爺一看這個婦人滿面春風

妖媚之態形露於外

不問可知 絕非善良

自己生平就不喜

歡跟女子動手

何況這個女子

不是好人的模樣

老人家着了看一句話沒話 背刀回歸了

本陣 陸氏一看

高聲叫道 老勝英因何不戰而退

莫非懼怕於我 任憑他怎麼叫 勝二

爺就是無理

回到了陣中 吩咐小弟兄誰願意鬥這個婦人

別的小弟兄還不說 惟獨賈明

一聽這個

打破腦袋似的往前跑道

三太爺 小子我出去 不費吹灰之力

准保將他活擒

了 獻在你老人家的前面

三爺聞聽勸咐他道 會這女子不可疎神大意 賈明答應了 幌

開羅圈腿 來到當場

高聲叫道

還不撒手扔軍刀束手就擒

等待何時

陸小香

聞聽

抬頭一看 吓了一跳

問道 你是什麼人

咀着話 精神打量賈明

當中相幫

頭尖

大肚子凸起來多高

上下青緞子小打扮 脚底下一雙緞子薄底快靴 往臉上一看

可了不得了 生平以來沒看見過這個樣的人 黑臉膛 大麻子 並不是單擺浮擱 你羅我我套你 兩道半截門鷄眉 一雙母狗眼 紅眼團爛眼邊 還是黃眼珠子 小蒜頭鼻子 折鼻樑 翻鼻孔 薄片嘴 鼻涕垂涎拉着多長 兩只小錐子把的耳朵 并沒戴帽子 正頂中梳着一個朝天小辮 紮着紅頭繩 在辮稍上還拴着兩個水上漂的小錢 人不走錢不動 一動身錢跟錢碰的直響 手裡拿着一條軍刀 一字鎖鐵杵 陸氏正然觀看 就聽賈明說道 你要問我的大名 我看你金蓮瘦小 未必站的穩 倘若說出我的小名 要是撲冬一聲 吓你個跟頭 兩只綉花靴子 靴底一朝天 當着人千人萬 那不就鬧了笑話了嗎 陸氏一聽 暗說不看看你這個長像 還在我面前說俏皮話找便宜 沒有鏡子你也應當照一照哇 想罷 又可恨又可笑 遂說道 你可別看我是女流之輩 天下英雄已然會過無多帶少 任憑你是項長三頭 肩生六臂我也不至於那麼小胆 赶快報通你的名姓 賈明聽着這個話笑道 說別的我可不信 要麼你把天下英雄會過無多帶少 我一看就看出來了 看你這個樣兒就是見的廣 要不然那麼大膽子嗎 見了我連點羞都不帶 小香聽了大喝道 休要胡說八道 今天定要把你腦袋切下來 賈明張着大嘴笑道 你要把腦袋切下去可就不够尺寸了 小香一聽道小子滿嘴裡不說人話 又叫他報名 賈明說道 你先別問我 我先請教你怎麼稱呼 小香將名姓說出來 賈明聽罷 點點頭道 又叫小香 陸氏急不得惱不得 連連罵道 醜鬼 休要你说少道 如果再不說出你的名姓 我可就要劍下斷無名之鬼了 賈明一聽叫道 你不用盡自問 我姓賈名明外號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金頭老虎 你認得我這個玩

轟 說着話將軍刀一舉 陸小香說道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一字鎖鐵杵麼爲什請不認得
賈明啞了一聲 你認得就好辦 你隨我當場動手 我先問問你 怕不怕 陸小香一聽 今
天我真倒運 本打算出會鬥勝英 老勝英不戰而走 打發這般一個醜東西去 說話總要
討便宜 真要好一點人兒還可以 長的那樣兒叫人看見多惡心 壞全都壞在嘴上了 想罷
並不答言 說了聲賈明休要滿嘴噴糞 跟尋雙劍劈來 賈明一看雙劍到了 打算用海底
撈月的法子 往上一撈 人家陸小香明白 早就將劍撤回 變勢進招 二人殺在了一處
賈明還是那三十六下子 杵帶風聲呼呼震耳 陸小香動手留神一看 不禁吓了一跳 心說
我真沒把他放在心上 居然有這麼高的武術 大概動手功夫長了 我這不是他的敵手 莫
若看機會 還是用暗器傷他使了 自己想到這理 可就留上神了 怎奈賈明這三十六杵
招法純熟 稱得起風雨不透 【可是在屋子裡練】 一時打算等機會 縱出去施展暗器真
找不出來 無法只得招招架架 對付着動手 猛然間看見賈明杵招稍微一慢 陸氏以爲機
會來到了 向外一縱 雙劍完全交在左手 右手打算取小寶劍的工夫 回頭再一看賈明自
在逍遙大搖大擺往本陣走去 小香看着不由得就是一怔 他那裡知道 賈明動手之間微
然一怔神 那就是三十六杵完了 正然要想法子逃走 可巧陸小香將身形縱到了外面 賈
明看着點了點頭 這是我小子的福氣呢 還不快走等待何時 小香看見賈明走了 不由得
又是一肚子氣 回轉身形 向俠義營說道 老勝英有能爲親自出頭 何必打發無能小輩出
來現世 玉麒麟白義一看陸小香 非常強狂 自己看着不忿 將然要出頭 這麼個功夫

白俊早已赤的一聲，縱了出去，來到當場叫道：「陸小香，你何必老英雄出頭，不信我白俊，就能將你置於死地。」小香正熱說着話，一看，面前來了一個人，自報名姓，叫作白俊。這個人要是跟剛才那個賈明一比，多了不差，差着天地。這個白俊年紀又輕，相貌也好，正熱想着白俊雙黨業已遞到，小香只得閃身，憑手中雙劍接架相還。在先前動着手，白俊仗着一力降十會的便宜，總想着用雙黨將小香的寶劍磕爛，無奈人家招數敏捷，半點拖泥帶水的地方都沒有，動手二十多個回合，仍然是分勝負輸贏。白俊很着急，打算用月牙鏢贏他。想到這裡，雙黨虛晃，身形向外一縱，那知道小香早已看出白俊的意思來了，不是有特別的招數，便是要用暗器。自己早有防備，心說你要用招數沒的可說，假如你打算使暗器，只要立往外一縱，我給你來個坐客等行客。自己正熱想着，果然白俊一縱身，縱將出去。陸氏站在那裡紋絲不動，只是刺交左手，伸手取出來一口小寶劍，抖手够奔白俊打來。說了一聲着暗器，白俊一回頭，短劍已到正奔自己胸前打來，躲閃不及，只得將身一歪，這口短劍就在右肩下，坪的一聲，打進去約有半寸深去。白俊忙一抖勁，當即一聲，寶劍落地，然後將精神一振，打算走回本陣，就覺一陣頭暈，撲冬聲栽倒埃塵。小香過來將那口寶劍拾起來，帶在腰中，再要打算趕上前去，一劍結果白俊的性命。這個工夫，白義早已來到當場，後面還跟着幾位小弟兄，連人帶軍刃全都搶回本陣。陸小香一看，咳，來的這個人也，跟那個被自己用飛劍打傷的差不多。這麼看起來，這大清俠義營裡俊品人物也太多了。這才問道：「來人，通報名姓。」然後動手，白義報完了名姓，黨劍並舉當場動手輸贏他們。一八

不用論白義心裡存着一個不忿的思想，暗說分明我二弟打算用暗器贏他，反到被他用暗器打傷，難道說我們這擺暗器不比他的暗器快嗎？別的不用說，今天我非得用月牙鏢將你打倒不成，自己想到這裡，可就無心懸軍刀贏他了。總算這機會輸出去，仍就要用鏢，所以動手不到三十個照面，白義臉靛變黨，向上一縱，要說白義比白俊快的多，縱出去，雙黨插在背後，伸手登鏢，將要回頭，就見一點寒光，够奔咽喉，奔來，白義立刻叫了一跳，趕緊將身形向旁邊一閃，小寶劍在右肩下打中，跟着當即一聲落於埃塵，白義往前走了不到十步，照樣翻身栽倒，雙黨太歲白玉祥一看這擺黨就大了，兄弟渾蛋怨他年輕，哥哥出頭，仍然被人家用小寶劍打倒，兩個小窩家素常不肯聽我言語，到了現在，首先栽跟頭，真正可惡，想罷，一語未發，懷抱雙黨，一道閃電相彷彿，來到當場，仍然由小弟兄弟們出班，將大少爺搶回，這個功夫，陸氏已將他的暗器拾起，一看當場，來了一個老頭兒，手中擊着雙黨，遂問道：「你是何人，報號名姓？」老頭子大笑道：「問我姓白，雙名玉祥，別號人稱雙太歲，適才那兩個小孩子是我的兒子，皆因他等平素不肯用身，以至於今天當場輸招，我可不說我們白家的月牙鏢是一絕，大抵世上能用暗器的很少，不然你是個女流之輩，我也不前來跟你動手，從中有一個原因，就是看見你的暗器好的太好，老夫前來跟你當場動手，如果是憑軍刀將你贏了我，願算輸，非要用月牙鏢將你贏了，那才合我意，陸小香一聽，原來這是父子爺三個，心說你要不打算用月牙鏢贏我，還則罷了，如果非要用月牙鏢，也不是我說句大話，照樣還用小寶劍將你打倒，正然想着，就聽老頭子白玉祥說道：「陸氏，你還不進招，等待何時？」小

香開器也不客氣 雙劍一擊够奔白爺便點 老人家人老力量不老 雙黨運用開了 仍不失當年的威風 看見雙劍擲了並不顯閃 用雙黨往上一支隨着往裡便刺 陸氏一看老頭子招法勇猛也不敢輕敵 撤劍換式這才殺在了一處 別看這段書的節目小 就叫作雙黨會雙劍 今天老人家白玉祥也是含着了一口氣 動手之間 果然雙黨讓步 並不憑軍刀贏他 心說我要是憑軍刀將你逼得 鐵出去施展暗器 然後我再趁機會用月牙鏢打你 那我還算的丁白玉祥喘 自己心裡這麼想着 這個功夫 已然就二十多個照面了 動着手白玉祥猛然間一看 陸小香眸子一轉 老頭子知道他有心施展他的暗器 心說我要是先叫他施展 倒顯着我是趁了他的機會了 自己想到這裡 把身形往旁邊一閃 然後將雙黨扔出去够奔陸小香便打 陸氏不但是吓了一跳 還幸虧是身體靈便 躲閃的敏捷 不然的話還許真被老頭子用黨打倒 雖然自己躲開了 不覺就是一怔 那裡有跟入動手 把軍刀出手扔了的呢 將然怔神之際 白玉祥高聲說道 我要用月牙鏢打你 陸氏聽了這話留神一看 兩道寒光已然够奔自己打來 趕緊跨步躲閃 這個功夫 老頭子第二次的兩只又發出來了 十二只連環月牙鏢打出一半來 陸氏那裡能够躲的了 已然左肩右腿共中鏢傷三處 還算他不合乎 咬定牙關 勉強掙扎 走了約有三四步 雙劍一扔翻身撲到 張其善一看 不顧性命跑到營場將陸氏救走 衆賊隨後也將軍刀槍回 白玉祥先拾自己的雙黨 然後收拾月牙鏢全都帶在腰間 再看張其善 用弓箭手掩護已經够奔萬花嶺去了 勝三爺因爲白義白俊受傷昏迷不省 也不追趕退兵楓林鎮 到了營中別事不辦 先忙給兩個孩兒治傷

諸葛道：「君說這種東西真厲害。六個時辰就可致人於死，可有一樣，我的百草還陽丹，尚且能夠治療。老人家放心就是了。果然灌下藥去，施甲子術之後，就不緊了。次日仍然攻打萬花嶺，張其善堅壁不出。三爺帶領羣雄攻上天梯，也無人出來拒敵，只是不許人臨近。只要往前一走，上面就滾木擂石灰瓶砲子，不亞如狂風驟雨一般。往下打來，勝三爺兩頭忙，這邊攻，攻不進去；那邊攻，攻不進去。連十幾天，並無有半點辦法。老頭子明白，用的這叫慢兵之計。據險把守，你過也過不來，我也不出去，多蓄銳氣，養足再行攻打。你說這可怎麼辦？勝三爺又是個急脾氣，一看兩方面，全都攻打不開，不由得着急。真正是急得，忘寢廢餐。大家雖然着急，可是也無法可想。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自從歸了俠義營，半點勞績沒有，又因將馬匹遺失，在兩軍陣前也不敢出頭，皆因自知武術平常，出去也是白栽跟頭。此時看老師如此焦燥，自己打算替老師分憂，又不敢說，恐怕叫衆人恥笑，不說又覺着不合適，自己本打算叫老師勝三爺，問到自己這裡，再說不遲。他可不曉得勝三爺這個人，從來問不到小兄弟的身上。戴勝其實在沒有法子，這才跟三太說道：「師哥我有一句話，不知道說得說不得。」三太這個人極其忠厚不過，不管師兄弟誰，是怎麼來的，只要淡到一處，就算好朋友。當時聽見戴勝其一問，遂說道：「兄弟，但不知你有什么話，只要是有用的言語，就可以說。如果沒有多大用處，老師正然心中焦燥，閒是閒非，就可以不必說了。」三太的意思，是怕戴勝其跟小弟兄們有個口角不合等事，打算前去告訴老師，故此話攔阻。戴勝其那夠多麼聰明，聽了這個話，明白三太的意思，趕

緊說道：師哥，老師現在心中焦燥，我也不是不知，如果沒有用的言語，當然我也就不了。小弟我請你話，正是爲老師費心，不過不知他老人家是什麼脾氣，所以才跟師哥你打聽打聽。三太一聽道：兄弟，既然能够替他老人家分憂解愁，不但他老人家能够容你細說，就連我等也非常感激你。兄弟打算計什麼，莫非說有法子破金龍關，或者是萬花嶺嗎？戴勝其點頭道：不錯，正是爲此。三太聽道：這習，並不往下多問。遂說道：兄弟既然如此，我首先把話跟老師說明，有法子趕緊說出，倘若能够因此破敵，那還是兄弟你的大功一件呢。說罷到了三爺屋中，就把戴勝其的意思說了一遍。勝英一聽，趕緊說道：叫他前來，我正要說話問他。三太這才把戴勝其的話說了近前。未等三爺問，戴勝其先向三爺說道：老師，在我拜你爲師那一天，所有叔叔大爺哥哥兄弟，從中不少心中疑惑，弟才未必是真心投降的，可是我自已就覺着這段事辦的有點冒昧，故此我有話不敢在你老人家面前說，就怕的是叫老少英雄疑，到現因着金龍關，萬花嶺，這些些日子未曾打開，我看老師非常着急，我不說未免於心有愧，故此才先跟老師打聽了，這個說的說不的。三爺聞聽，哈哈大笑道：勝其不必這樣麻煩，你投大清營是真能，假也能，不論你說出什麼話來，我們也得調查調查，不怕聽了你的言語被了害，這也埋怨不着你，總得說說你自己沒調查明白，無論有什麼話，你只管說出來。戴勝其聽老師這話說，心裏十二分佩服，這才說道：既然老師容我，弟子可就全不避忌了。據我知道的，金龍關守住上天梯，千軍萬馬難以渡過，萬花嶺女嬰堅壁不出，也是無法攻打，打算破敵這兩做地方是辦不到了。

除非另走一條道路可就是北冰岩 只要得過這條路 能夠隔萬花嶺的後路 岩東是連木崗 可通金龍關 東北是涿沙河 乃是通嶺的要道 此岩坐東向西前有竹城 內有大溪 五條山澗的水全都總在一處 順着竹城往外流 聲若雷鳴 能夠數十里 船隻過不去 到了那裡離着竹城很遠 緣得發水冲了下來 如果他們本山人出入 裡面有大船一隻 船上掛着鐵練子 在裡面岸上有鐵轆轤 將鐵練一鬆 船就到了竹城外 回去的時候 那裡專備轆轤兵往回收船 可就是往回攪鐵練 別處進不去 不但有一道大澗隔斷 兩個鵝頭峰上有無數兵把守 上面預備灰瓶炮子滾木掃石 無數強弓硬弩在上面把守 也不管是人量船只要離近了 上面就發炮 鎮守北冰岩的寨主姓張名張化鵬 外號叫金頭蜂 跟前有二子一女 長子張鐸金翅蜂 次子張霸銀翅蜂 女名金蓮倒垂張麗娘 張化鵬也是中原人氏呈 受命元帥知遇之恩 兩個人交好甚厚 故此在鄭成功面前保他留守北冰岩 弟子我知道這個地方 可也不知道有別的法子破沒有 老人家可以差人前去探聽呈勝三爺一聽 心裡高興的不得了 當時跟衆位英雄一商議 大家全要奔北冰岩前去觀看 三爺當時打發葉六爺 高恒 佟家父子先够奔黑水河預備船 勝三爺要親自前去探聽一番 葉六爺等四位 各自收拾軍刃 然後够奔水師營備好 船 船是自己水師營的 也用不着到外面僱去 那不過是到那裡告訴水手們將船撥好就是了 船隻備齊 專等三爺及老少英雄等前來 這傷時候魚眼高恒向着葉六爺道 六叔 據戴勝其所說北冰岩的水勢如此厲害 我心裡還真有點不信 我打算跟你爺兒兩個前去探看 不可叫佟家爺兒兩個知道 不

知六叔意下如何 葉六爺也是聽着戰勝其說的厲害話兒 聽高恒當面要求 隨即點頭應允 爺兒兩個駕一隻小船 够奔北冰岩走下去了 水面四十多里地 到了北面山環 果然看見了竹城 水聲母吼 順着竹城往外流 還不用說船在跟前去 就是離着這麼遠已然就搖盪不穩了 爺兒兩個着了看這個水勁兒 不由得點了點頭 必說果然這個水力不小 那個意思爺兒兩備打算下去試試究竟有多大的勁兒 就在這麼個功夫 南邊遠遠來了一隻小船 看那個意思是要奔竹城 爺兒兩個留神觀看 到看看這隻船怎樣進竹城 正在觀看 小船已然來到切近 就見上面的水手支的雙一打呼哨 竹城開處 由裡面出來一隻大船 小船的練子掛在大船後隨着往回走 這個時候小船上面站起一個人來 走上了大船 葉六爺看得明白 正是二蟹之中的毛腿蟹 駱霞駱晴川 這小子乃是奉了俞大元帥之命前來 皆因俠義營既然知道了金龍關 恐怕說調查出北冰岩來 一時之間前來攻打 倘若沒有防備那還了得 所以遣派駱霞前來 知會張寨王四備各處留神派人防守 葉六爺一看二蟹已然進竹城去了 於是便叫水手將船隻往前又搖了搖 遂在船上高聲喝道 竹城裡面的人聽真 適才進去的二蟹趕緊給我細綁出來 竹城上面的人看了看葉六爺這樣兒 准知道是大清俠義營的 問道 你是何人竟在此叫罵 六爺報名 說話的功夫 已然有人報到裡面去了 寨主下令 教兩個人前來用話激他 好叫他們闖進竹城 到了裡面拿他們不費吹灰之力 兵得着這個命令 便在上面說道 唉 你也不用這麼橫 有能耐你敢進來嗎 如果敢進來 我就敢給你往下放船 葉六爺正愁着沒有法子進竹城 忽然間聽見

兵用言語相激，這才說道：「怕你們沒有那麼大膽子，只要你敢把船放下來，姓葉的就敢進去。」兵聞聽說了一聲好，果然嘩啦一陣練子聲音，大船放到了竹城外，被水沖的六爺小船漂漂蕩蕩，停不穩當。葉六爺見大船離着切近，跟着，一縱身形，跳到了大船上面，跟着高恒也縱了過去。竹城上面見二人上了大船，這才一打呼哨，裡面有人將轆轤攪動，大船迎着浪頭往裡走，走了好半天，船隻方才離岸相近，猛聽得旱岸一陣梆聲，緊跟着着萬弩齊發，如同狂風驟雨一般，撲奔乘船高恒二人射來。六爺一看不好，趕緊撤軍刀撥打鵬翎，高恒也將刀擊在手中，舞動如飛。後者一看這個箭太多，無法撥打。六爺忙知會高恒，爺兒兩個一同跳入水中。因一入水箭當然是不要緊了，誰知人家水裡有水兵，各拿拘竿子，爺兒兩個將一入水，已然被鉤子搭住。葉六爺手中的寶劍乃是斬金斷玉的寶器，赤赤的幾下，已然將鉤竿子削折兩根。高恒可就不然了，鉤竿子搭住身上的衣服，還幸虧他的水性好，手急眼快，伸手將鉤竿攔住，打算將這個水兵鉤竿奪出了手，雙足一端水時，這個功夫葉六爺看見了，趕過來橫劍一掃，將鉤竿割斷，接着水兵圍將上來。葉六爺稱海底撈月，在水裡焉能懼怕這些水兵，不過將寶劍隨意一揮，已然殺死十幾名。水兵裡面有頭目，一溜不好，趕緊逃到旱岸，牽領水兵往旱岸上逃去。六爺也追到旱岸上面，再一看水兵不知逃到那裡去了，岸上兵排開，從中爲首二人，全都在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一個手擊鈎鏢槍，一個手拿護手雙鉤。六爺看了，看不認識得，書中暗表這就是北冰岩寨主的二位少爺，使槍的是大少爺張鐸，那一個是二爺張霸。方才老寨主將命令傳出去，然後打

三 俠 劍 (卷三十四)

四四

發二位少寨主前來觀看 看看將參入拿任了不曾 二位少爺來到這徑正赶上水兵敗上岸來 二人知道來人不合乎 這才叫水兵退過一旁 所帶的兵分佈開了 淨等來人上岸 雖然佈置好了 大爺已然由水內出來 張鐸手擎鈎鎌槍將六爺攔住道 小輩你姓名誰敢大 胆進竹城 還敢在水底追殺水兵 既然來到這程你跑的什麼 及早撒手扔軍刃束手被擒 六爺聞聽哈哈一陣大笑 就憑你也敢說這樣大話 小子打算問我的名姓 要你站穩脚步 我姓葉雙名承龍外號人稱海底撈月 就是你家六太爺到了 張鐸聽罷不等六爺問 自報名 姓 六爺才知道他是北冰岩守山寨主的兒子 六爺並不客氣 遂說道 既然如此別走你就 接劍 話說到這裡 手中寶劍够奔張鐸頂梁便擊 小子也不合乎憑手中鈎鎌槍接架相還 動手之間六爺看了看這小子的武術不合乎 可見得北冰岩這位寨主不軟 別看這麼說跟六 爺比上他可不成 不淺是動手講規矩 不能一見面就冒險往裡進招 因為不知道人家是那 一家武術 也不知道人家的功夫够什麼份兒 所以必須先走幾路看看 動手約有二十幾個照 面 葉六爺已然把小子的能耐看明白了 這才慢慢的將八仙劍招施展開了 霎時間已然將 小子圍在了當中 張鐸隨着父親在這裡守山 多少年也沒經過戰事 今天跟六爺動手還以 爲自己的功夫不合乎呢 沒想到動手不到三十個照面 居然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 小子未免着急 將手中鈎鎌槍招數加緊 拚命往裡進招 六爺一看這小子真正混蛋 他 越不是我的敵手 越往裡進招 這真正是自己找死 六爺想動這理 留神觀看正赶上一槍 奔自己胸前點來 六爺向旁邊一閃身 寶劍輕輕一掛 赤的一聲 鈎鎌槍的槍頭已然墜落

埃塵 未等小子走 旁邊銀翅蜂張霸看的明白 恐怕哥哥受害 趕緊一擺手中護手雙鉤 走過來攔住了葉六爺 六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照樣跟張霸又殺在了一處 動着手葉六爺說道 小子你看你是沒名沒姓 莫非說你是石頭縫紉的不成 爲什麼連名姓都不報 過來就動手 你及早將名姓說出 我劍下不死無名之鬼 小子張霸聞聽 動着 將名姓說出 六爺一看別看這小子是張鐸的兄弟 他的雙鉤可比張鐸的槍高的多 剛柔有致身法敏捷招數純熟 葉六爺到不敢小看這個小子 將八袖劍招數看住 跟這小子戰在了一處 張霸在旁邊看的明白 准知道葉六爺不是尋常之輩 自己還不敢疎神大意 他這一加小心不要緊 功夫可就大了 動手四十多個照面并不分勝負 六爺一想這個小子不合乎 我要不用特別的招數 大概難以贏他 想罷留神觀看 正赶上小子雙鉤奔自己雙腿搭來 六爺把身形一縱 容着軍刀掃過去 腳將然落地 趁此一落這個勁兒 寶劍奔張霸頂梁往下一劈 張霸晃身躲劍 雙鉤藉着身形一轉 復又奔六爺腰間搭來 葉六爺知道他是准有這麼一招 跨步閃身 雙手擊劍把一迎 耳中就聽赤的響 跟着就倉郎一聲 兩只鉤頭全都落在埃塵 又將寶劍向前一挑 這還算張霸功夫好練的快 身形一仰自己來了一個跟頭 雖然驟的這麼快 胸前已然被寶劍挑了一個口子 所幸人多 往前一擁 將三少寨主搶了回去 六爺一看兩個小輩都敗了 將然要就勢追殺兵丁 這麼個功夫就聽一陣大亂 有人高聲說道 老寨主來了 六爺留神一看 果然就見前面 蜂擁一般 來了無數兵 爲首一個人身材高大 可是個細高條 馬蜂腰 長脖子 領下銀髯 懷中抱着一對蓮花錘 那個錘形

如同兩個荷花骨頭一樣 可不跟普通軍刀一樣 平時是兩個荷花骨頭 手拿的地方有簧 只要一按這簧 這個蓮花就開了 一共是九個花瓣 當中還有一個蓮蓬 蓮蓬裡面是十二個蓮子 兩只錘口統共是二十四個 那乃是藥喂毒釘 打在人的身上子不見午 午不見子 六個時辰准死 這小子一輩子成名可就全憑這對軍刀 今天派兩個兒子前來看拿人如何 左等不回來 右等不來 忽然間頭目前來報告道 回稟老寨主得知 大事不好了 大少爺跟來的那人動手 被人家將軍刀削斷 現在二少爺又跟那人動手了 大少爺說他準敵不了 故此打發我前來給老寨主送信 張化鵬一聽 心說好厲害的俠義營 莫非說是天人到此不成嗎 想罷命人取過自己一對得意的軍刀 一直够奔江邊而來 正然往前行走 就看見二位少爺完全落敗逃歸 那人手擎寶劍在後面緊緊追趕 金頭蜂一聲吶喊 胆大的小輩休要猖狂 量你可有多大能為 六爺一看來人這般威風 當然是本山最要緊人物 當時一問才知道正是北冰岩的老寨主張化鵬 六爺心裡高興 心說我今天倘若用劍將他殺死 北冰岩也可以說是一劍而定 想到這裡別的話並不多說 掣劍動手 張化鵬憑一對蓮花鐙接架相還 六爺知道這個張化鵬威名高大 動手留神觀看 到看看他有多大能為 十幾個照面以後 六爺一看雙鐙招數也不見得出奇 心說看來這也不過就是虛名 照着這樣一看 今天活該我葉承龍獨自成功 想罷 將八仙劍招數加緊 霎時間真不亞劍山一般 張化鵬一看好像伙 莫怪我的二子不是他人敵手 就連我也不準保的住不輸 幸虧我有特別的法子贏敵 不然的話若大北冰崖 就憑這一個人就給拿過去了 想罷 又雖戰了

騰招 這才將雙錘一見撒身逃走 六爺塔塔就可成功 焉能放他逃走 寶劍一擊隨後便追 猛然間張化鵬回頭說道 葉承龍慢追 看本案主的法寶 六爺一聽這話分明是以言語恫嚇 打算逃脫性命 故此並不介意 可是張化鵬每逢說這個話的時候 必將雙錘掉轉錘頭 當時向六爺一幌 六爺看了看也沒有什麼物件打出 不由待可就近心大胆往前追赶 那個意思 非要將張化鵬拿住不可 堪堪追到首尾相連 張化鵬又照老詞叫葉六爺看法寶 說着仍然將雙錘一幌 六爺知道他這是哄弄人 那裡肯聽 起先還留神看看 到後來連看也不看了 沒想到隨着他的錘頭一開就聽克吧一聲 葉六爺再留神觀看 就見一件東西够奔自己硬硬打來 自己准知道不好 趕緊躲閃 一歪的功夫這件東西已然在左肩頭撲的一聲打中了 那個力量還真不小 打得六爺往後倒退了兩步 暗器落地 六爺覺着渾身麻木 只得轉身逃走 張化鵬先將自己的暗器裝在錘內 這才隨後追赶 葉六爺知道奔前山逃走也不準出的去 再說還有敵人攔阻 這個時候就覺急不擇路 一直够奔左面可就走下去了 張化鵬父子不捨 率領將衆兵在後面緊緊追赶 追了好半天 一看六爺已然逃進了連木崗 這個地方前文書表過 樹木叢雜 不成林不成行 大大小小亂七八糟長在一處 張鐸張霸有心冒險往裡追赶 老頭子張化鵬擺手說道 不必追他我子午釘打在他身上了 子不能見午 午不見子 六個時辰准死 連木崗裡面又無人家 那裡有人救他 張鐸問道 老爹爹 方才你跟那人動手 撒身出去他在後面一追 爲何不即用子午釘打他 還費許多週轉這是何意 張化鵬聞聽長嘆一口氣道 爾等那裡知曉 聽人傳言 俠義營的人位非

常厲害 我以為也不過就是一說 有誰知今天一着這個葉承龍果然劍招出奇非等閒可比 憑武術動手老父實在贏不了人家 有心發于午釘 皆因他的武術高強 倘若一發不中 再發便尤其難中了 故此一再舉錘 所為的是叫他知道任什麼暗器全都沒有 然後再出其不意打他 不過就為的是取其必中 不然今天北冰岩難以把守 俟後他等再有人前來 千萬不可輕敵大意 無論如何應當以固守為本 頭一樣不出去迎敵 第二樣兒 也不用船隻往裡載人 以免事出意外 你我父子性命到是小事 此去銀安殿算是最主要的險地 倘若失守對不過俞大元帥待賄們知遇之意 二位少寨主聽見爹爹如此一說 連連點頭心裡這才明白 父子三人 正然說話之際 守竹城頭領又進來報告 現在有俠義營老勝英 叫老寨主快開竹城到外面答話 張化鵬聞聽就是一怔 心說老勝英 來的怎麼這樣快呢 他那裡知道 進竹城的本來是二位 高恒在水內破水兵用鈎竿搭住 自己擄住了鈎竿 正在危急之時 葉六爺趕過來一劍將鈎竿削斷 因為一綳勁 高恒在水內退流出去約有兩丈遠近 按說高恒的水性撞出多遠也不要緊 怎奈出來兩丈多可就够上三合的水溜了 前文書表過 無論何人也不能在此停留 一眨眼的光景已然將高恒冲到了竹城根下 如果沒有竹城攔阻 還不定得冲出多遠 高恒一看 嚇的 原來又把我給冲出來了 有 回去那當然是不成了 只得順着竹城慢慢的晃 好鑽出來 回俠義營報告 摸象 去摸到了竹城正中合縫的地方 高恒刀插背後用力一撥 才約搬了一尺多大的一個空子 跟着便鑽了出來 身不由己順着大溜又冲出多遠 直到水力沒有了 心裡一想 何不探頭看一看 及至出來一看 恰巧正

是停放小船那裡。早有水手迎上船去。水手問那一位怎麼沒回來。高恒擺手說道：「不必多問。趕緊回船至俠義營。」水師不敢怠慢。船隻撥動如飛的一段圍到了水師營。正赶上勝三爺在這裡納悶。不知道葉六爺高恒二人那裡去了。此時一見高恒。趕緊問你葉六叔何在。高恒並不慌忙就把二人探音花水岩如何見了蟹。如何叫竹城以至人家大船出來。二人如何到裡面。直說道自己已被水冲出。葉六爺可就不知道怎麼樣了。勝三爺一聽嘆呀。六弟一人要到得裡面那還了得。自己刻不容緩。帶着三太香武等小弟兄。從中還有楊六爺孟凱蕭杰。仍然叫修家父子看守水師。船隻來到城下看了看水勢凶猛令人可怕。并在竹城上面有人把守。勝三爺打發三太前去答話。叫本山寨主出頭。台兵頭目不敢遲延。趕緊回到後面報告。張化鵬看見了一個葉承龍已驚苦胆嚇破。早就預定計畫。堅壁不出。此時一聽勝三爺到了。遂即吩咐一聲。左右山嶺上面以及竹城多多派人把守。以防大清俠義營偷渡。頭目奉命之後。果然嚴加把守。任憑勝三爺在外面叫喊。並不答言。三爺無法派人到左右觀看。能不能教楊六爺爬山而上。嘗了一遍。不但是上面有無數兵把守。並且水勢太大。難以停船靠岸。就在竹城前面。連帶着好幾個時辰。並沒有進去的法子。勝三爺實在無法這才帶領小弟兄們回歸水師。然後登岸回歸營。見着諸老道爺。就把方才的情形跟老人家一說。諸葛老道爺聞道也是緊皺雙眉。無法可想。旁邊小弟兄禪面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走上前來說道：「老師弟子本有心現出一條道路來。略分老師之憂。沒想到反到叫葉六叔獨身遭險。弟子這可以算是求榮反辱。因功得過。既然現在到了這個場中。這就算萬不

得已 只可把我不應當說的話也說出來 但不知老師容我說否 勝英問道 有話只管說 就是說錯了 也沒有多大關係 咱們不是自己爺們嗎 戴勝其聽到這裡以為老師既給自己臉 我要不盡心竭力 怎對得起他老人家一份恩厚 想到這裡對着老人家說出這片話來 三爺聞聽連連點頭 戴勝其所說的原故是一位隱世的英雄 姓路名鵬 外號展翅鵬 跟前有一位少爺 叫作金衣公子路遇賢 住在離北西北五十里地大山崖下 有一個小村名叫家寨 這位路老英雄跟張化鵬交好甚厚 跟戴勝其舊有認識 路一看戴勝其不錯 見過一次面勸過他兩次 叫他改過自新不可終身綠林 并且囑咐戴勝其 無論跟何人不許提起他的名字 戴勝其的意思此事非路鵬出頭不可 又對勝三爺說打發別人去不成 得弟子親身前往 第一要求我路老大爺 設法先救葉六叔 然後或是說降張化鵬 或者出頭幫助咱們破北冰岩 不過不容易請出來 皆因他老人家已歸隱多年 弟子前往的意思 因為從前他老人家囑咐我的話 叫我改邪歸正 到現在我總算聽從了他老人家的言語 業已棄暗投明 又得你老人家為老師 我把這片話報告完了 大概他老人家不能不喜歡 既然喜歡弟子便可以進一步要求 就說我進大清俠義營之役 感恩深厚 并無寸功答報 求你老人家幫助弟子立此微功 原因說明白了 如果路老英雄不肯點頭 弟小可以碰頭哀告 成與不成那可聽天由命了 三爺聽了 要是只為攻打北冰岩 可不願意叫弟子前去哀求他人 皆因從中有自己六弟生死不明的關係 也可以說是急不擇醫 當時可就點了點頭 遂說道好 既然如此你就去一談 此人如果不肯出頭 也不必非要他出來不可 只是求他設法救

出葉承龍就是了。北水岩無法攻打，俟後再想別法。事不宜遲，你就去吧。戴勝其答應回去收拾自己的軍刃暗器。戴勝其出去時，歐陽天佐說道：「唔呀三哥，這個小兔羔子來道俠義營，還不知道他是何主意。此去倘若回歸了，我們這些個人豈不是上他的當了？莫若我跟着他，大概他就難以施展其詐了。」衆人都以為大蠻子說的話有理。三爺無法，又怕叫戴勝其多心，顯着自己帶人不恩厚。這才想起一個主意來。當時跟賊虜商量好了，功刻不大，戴勝其收拾完畢，二次前來告行。三爺叫道：「勝其，我看你一人前往，我等沒有點表示，未免叫這位路老英雄說我們自高身分。我有心拿三俠三份名帖叫你帶去，又因你跟他有交情，也似乎不甚恭敬。我請一位老弟兄隨你同行，你斟酌着便當，不便當，戴勝其一聽當時到沒想到老師多心。他一想若是帶着一位老英雄前往，那更顯着自己臉上有光了。想罷叫道：「老師還沒有什麼不便當的，但不知那位叔叔大爺隨同弟子前往。」三爺聽了，向衆位老英雄問道：「衆位哥哥兄弟，那立肯辛苦一蹕，話說完了，就聽有人說道：「唔呀三哥，我願意前往下帖。」戴勝其一看，原來是歐陽天佐，心說那這些個人，全不答話，單單他要去，自己無法攔阻。就聽三爺說道：「既然歐陽大爺願意前往，現有我跟你蕭孟二位哥哥的名帖，到了那裡，見着路老英雄，說我本要親自前來，無奈難以抽身，故此打發我來。大蠻子連點頭，三哥不必屬附了。反正是好話多說，不罵他是五香豆腐乾就是了。」說的大家開堂大笑。名帖交給了賊虜收好，兼帶兩個出離了俠義營。賊虜不認道路，問道：「戴勝其，你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着。」好在幾十里地，工夫不大就來到了。進了路家寨，來到路鵬的門。

戴勝其上前叫門 有人了門開找開誰 家人一響認得戴勝其 遂說道 戴少爺你這是在打那裡來 戴勝其把來意說明 打算要見路老莊主 說話之間 家人一眼看見大蠻子不由得一怔 心說這幸虧白天 要是夜晚豈不要把人吓個半死 怎麼好好的會來了一場早包圍 戴勝其早就看見家人注意賊魔了 遂說道 這位跟我同來 是我的歐陽大叔 並非外人 家人閉聽點了點頭 往裡讓 讓到了客廳裡面 到後面回房 功夫不大 就聽家人說道 戴少爺老莊主來了 蠻子留神觀看 但見這個老頭子頭髮蒼蒼 像貌堂堂 十分精神 乍看跟勝三爺那個長像差不多 往來 戴勝其過去行禮 然後從中介紹 這就是我的路老伯父 這位是我的歐陽叔父 路鵬見了只得抱拳跟賊魔行禮 賊魔取出名帖 問道 路老英雄我的三位老哥哥無暇前來 叫我代表給你老人家請安問好 說着將名帖遞過去 蠻子說話之時 路鵬聽着一怔 心說我在這裡沒有交主 怎麼來得名帖呢 及至將名帖接過來一看 上面寫的是勝英孟凱蕭杰 路鵬就更怔了 趕緊拱手說道 這幾位英雄 老朽未曾見過一面 名帖不敢拜領 請歐陽英雄帶回就是了 還未等蠻子說話 戴勝其插口說道 伯父放在旁邊 那到不要緊 小侄有幾句話前來報告 容我把話說完 老人家便知道這三位是何如人也 路鵬無法 只得彼此落坐 戴勝其就把在三爺面前所擬言詞 又加着十分小心跟老頭子說了一遍 路鵬聽畢戴勝其投降大清營到是很喜歡 皆因老頭子知道長不了 聽來聽去 原來叫他的出面救葉乘龍 並且還要自己出頭幫助大清 到北水岩說降金頭蜂等的事 老頭兒聞聽哈哈大笑 叫道 老賢侄你我是何等關係 不用

有歐陽英雄帶着三俠名帖前來，就是你能改邪歸正。來到這裡說一句話，叫我幫助你立點兒功勞。我也不能不答應。可有一樣兒，老夫業已金盆洗手，無論什麼事情，我概不能再出頭了。蠻子聽了，心說老鬼羔子，先前我聽得你好，闖了半天還是不成。想到這裡在旁邊答言道：路老英雄，你個話說的我不明白。你說你已然金盆洗手，莫非說你以先是綠林的賊盜不成？就讓你是賊，金盆洗手是不成，不再偷盜竊取攔路劫財了呢？今天我們所要求的並非教你去作案殺人放火事。這是英雄的職，談不到洗手與不洗手。你說出這種話，分段是推辭。路鵬聞了，一笑道：歐陽英雄，我看你夏穿裘服，當益練的是寒暑不侵的功夫。練武術練到這種地步，那個身分當然錯不了。難道說連綠林之賊的這麼點規矩都不懂得麼？金盆洗手，便是包封夜行衣及軍刀，對衆舉行神前發誓，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打開。你要說我以前或綠林盜賊，實不瞞歐陽英雄你說。我的歷史是如此道般。老頭子把當年所遭所遇詳詳細細說了一遍。大蠻子聞聽了，禁了口，呆呆發怔。書中代言，這位路鵬他乃是中原內地河南人氏。他跟張化鵬同住沙家堡。路鵬家資巨萬，頗稱富豪。張化鵬可就不然了。不過有薄田數畝，僅是糊口。因路鵬愛惜張化鵬英雄氣概，對於讀書練武差不多全看是路鵬提教的。張化鵬知恩報德，時刻忘不了路鵬這個哥哥。後來兩方面的父母全都亡故了。路鵬兄弟當家，由此走的就更親近了。路鵬知道兄弟家道貧寒，時常週濟銀錢，還不算自己定婚之儀，免給兄弟娶一個妻室。路鵬生來脾氣就是好練武術，其實這個張化鵬到不十分好練。因相處既久，便也跟路鵬在一處練習。又因家裡有

的是錢 要是肯武術強的 不管花多少錢也得請到家裡來練 淨化這種錢可就多了 外區打把勢賣藝的 差不多都是花拳 那個武術練到身上 練著玩到是成 要談到實用 跟人家當場動手 結果落倆個字 准輸 別看這練的老師 都是三百兩五百兩請到家來 練些日子一看 沒多大本能為 還說說好幾個好話 還得送百八十兩路費 這才能够打發人家走 就是這樣的老師已然請了二十多位 所得的能耐不過是亂七八糟 連一樣可取的也沒有 別看這個樣 練功夫的高興半點不減 所學的花拳每日必練 張化鵬是陪伴好友的性質 每天到路家 兩個在場神頭天天用功 這一天二人正然練得高興 忽然間場門的進來回稟 沙家堡村的首戶沙大爺 現在由打山東請來二位教把勢的老師 打發人來問 在村子裡頭立把式場子你算一份不算 路鵬一聽人家沙家門的武術 本來說比我們弟兄高的多 既然是他們請來的教師 那功夫絕以錯不了 當時就把送信人叫到 後廳 問問算一份應當拿多少錢 送信的人慢慢的說道 路大爺這到不在乎 拿錢不拿錢就是這個錢都歸沙家自己拿也照樣拿得起 皆因從中有段原因 後街馬三爺也要立把勢場子 說出風話來 一年之後 要跟前街練把式的比比 沙大爺不知是誰是那頭兒的 故此立把式場先問 算不算 此如說亦要是馬三爺那頭兒的 當然這邊你就不算了 路鵬一聽這才明白 前後街沙爺馬爺 向來兩家不合 每年正月出會 言語不合就打得架 現在這把式場子這就是暗含着比賽 我既然住在前街 又是沙家頭前問的 當然就不能不算了 想到這裡 把話告訴了來人 送信的登了名子 當時就把他們哥兒兩個 路鵬張化鵬全都寫上了

這個地方可算路爺失算 因爲人家張化鵬在後街住 跟馬三爺隔壁 當時張化鵬也沒說什麼 又過了些日子 把式場子立成了 訂在後街也是這一天成立 別人不說 路鵬和張化鵬當然到場子裡報拜見老師 二位老師 全都五十大歲 一位姓孟名孟寶林 練內家拳 那位姓牛名叫牛子英 練外家把式 當天設立祖師牌位 拜師的 就是一百多位 拜完了老師之後 大家吃了一頓團聚麪 酒飯已畢 二位老師帶着這些個徒弟 到場子裡面要選拔選拔 問問都練過什麼功夫 所有練的 全都在二位老師的面前練一踏看 二位老師爲是看看他體格跟性之所 應當練內家或者外家 當時各得所宜 當天選完 遂各自散去 次日開始練功夫 由打這路爺二人就跟牛孟二位老師練藝 在頭些個日子 理會 日子 長 人家馬三爺那邊就知道了 張化鵬這小子 這惹跟咱們實在打算過不去 他住在後街 並且還跟馬三爺隔壁 素常誰跟誰都不错 這一次練功夫他非得加到前街去 你說這不叫眼裡插棒錘嗎 其實人家馬三爺倒沒注意這個 凡事都壞在人多口雜上 你說說 我道道 馬三爺這才疑心了 一計算這邊的人位 一個前街的也沒有 自己就未免生氣 跟出主意讓幾人一商議 你說這小子咱們怎麼懲治他呢 就有說告訴他個信 叫他挪過來 不挪不成 就有說這小子何必呢 他是練武的 咱們也是練武的 咱們不會找他碰打他們嗎 憑能耐打人 好武好練 難道說這道出規矩之外嗎 他小子要是心眼活動 他還不明白這意思嗎 只要他能夠認明這道萬事皆休 不然的話非犯他打出了後街不可 衆人一聽這個話也對 反正早晚也免不了打架 不怕因此鬧起事來

那也不算什麼 大家計議好了 從中有報奮勇的二位 就是李和 王明二人 這一天在張化鵬回家的時候 這二人在他的胡同面前打對手呢 張化鵬本來氣喘觀看 怎奈他們二人把胡同給擋住了 自己走不過去 只得站在旁邊觀看 自己有心能為說說小說 對於練功夫的規矩倒是懂得 雖然她在旁邊觀看 一句話也不說 不然觀着之際 猛驚問李和用了欄柱脚掌 撲冬 聲 拍王馬打過 小子一咕嚕飛起身形 回頭看見 張化鵬把雙睛一瞪說道 小子你住在這裡看這爺們笑話 原來你過來比比 不然今天我打好這個混東西 張化這一聽到分明是欺侮人 這才跟二人說道 比比那還是小事 咱們得把理明白了 我這可是回家 我家在這個同居住 你二人在這裡堵着胡同口練 我怎樣能夠過的去 故此站在這裡等 這大氣也發喘 你們就說我着你們的笑話了 這個話未免欺侮人吧 再者說胡同口上也不是練功夫的好地方呀 王明一聲厲聲說道 你說什麼 胡同口上不許練功夫 別說胡同口上也不是練功夫的好地方呀 王明一聲厲聲說道 你說什麼 胡同口反正練武術不算犯法 你在這看哈哈就 行 說着向前一縱 飛出 拳奔張化鵬胸前便打 張化鵬一不這可說不上不聽來了 這高聲說 你的是仗着人多勢衆 老爺打不過你 們還能賣給你兩下 李和旁邊答 小子你可別說這話大話 我爺我爺是兩個人 你是一個人 可有一節爺們是練家 不講究打架論羣論夥 就講究單打獨鬥 有能為你只管施展 張化鵬一聽人家這叫賣字號 只覺揮拳接架相 兩個人直打 這高聲說 被王脚踢倒 小子站一邊哈哈大笑 問道 張化鵬你起來 你們再另打 張化鵬還走不打

纏着的 如果你要說不打了也成 你得叫我們二人三聲好漢爺 張化鵬果然爬起來二次跟小子動手 未及三合又被八家打倒 一連被人家打倒了三次 張化鵬真急 打算拚命叫他們打死就完了 李和在旁邊說道 兄弟今天已然晚了 明天咱們接着打他 說畢二人一同走了 張化鵬想這真是沒有的事 莫若先不回家 等我哥哥張鵬把話跟他說明 預備匕首刀兩把 明天我非找他二人 死相拚不可 想這是神就沒往家裡去 仍然够奔前街到了路宅門首叫開了門 到裡面見着駱鵬把以往之事一說 駱鵬一看兄弟這傷樣滿面傷痕 滾了一身土 當時就有心帶着軍刀 跟兄弟一同前去找他等拚命 又一想不對 這其中必然有事 因為這個架是平白無故打起來的 我也先別忙 當日因天色已晚就不用說了 叫兄弟住在自己的宅中 次日哥兒兩個 先奔把式場子 跟二位老師把話說明 這個功夫沙大爺已得着信 當時就要齊人到後街去打仗 牛孟二位老師不知道從中有什麼事 沙大爺就把以往的舉說了一遍 孟老師聽總笑了笑 原來是這個事 我有一句話不知道你等肯聽否 衆人同聲說道 老師有話請講 孟寶林這才說道 依我說打羣架並非是高尙人辦的 常言說的好打架不如鬥智 人家也是練武術的 張化鵬也是練武術的 這要是說人家打了 不用你們說 我們當教師的就該掛火 可有一樣事 事要三思免有後悔 我們要是一出頭 他們的徒弟當然不成了 不問可知 一定是他們這邊的教師也要出頭 比如我們勝了 以後的話不說 當時總算沒再事了 倘若我二人不是人家敵手 當場輸了招 我們可是戳竿教場子的 栽了跟頭就湯滾蛋 我們弟兄走了 他們不是更猖狂了嗎 這講不

是我們二人怕事不敢出頭 因為時候還沒到 沒我們出頭的必要 古聖先賢有這麼一句話

叫作持其志 勿暴其氣 現在不是人家打了嗎 就算白刃 心裡可別忘了 那麼怎樣

才能報呢 就是練功夫 我們二人 盡心竭力 把身上的功夫 全都教給你們 應該十年

練成 改爲五載 五載練成 改爲三年 由打今天說 以一年爲限 功夫練好了 再去找

他報仇 可也用不着成羣打夥 不怕到了那裡 將他們的徒弟 完全戰敗了 只要他們的

教師一出頭打倒你等 那可就到了我們弟兄出頭的日子了 這個話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

沙大爸接着說道 老師要是這麼一說 未免咱們可有點難看 人家打了咱們就算完了

孟寶林閉着眼睛道 你這個話說的 來免太短見了 十年八年 誰也離不開誰 所謂君子報

仇十年報仇不晚 難道說 你們就不知道 這句俗語嗎 何況這連三年 都用不了呢 大

家一聽這個話也對 路鳴存旁邊答言道 孟老師所說的話還是很對 可有一樣兒 我兄弟

還住在後街 大概有些不便當吧 衆人一齊說道 當然必須 遷移到前街來 那裡的房

子一鎖 暫時先不用回去 張化鵬連說道 衆位這到不必費心 不過打發人前去 跟我家

把話說明 我要住在我哥哥這裡 一年不回家 要用特別的苦功夫 雖然說是一年 如果

一年 贏不了人家王明 我仍然不回去 省得日子多 把報仇心忘了 大家一聽 贊成

張化鵬的言語 當時這個話說完了 大家各回各家 二位老師將合意 告訴路張二人別走

回頭還有話說 二人知道老師 跟自己有背人的言語 隨着大家出來 看着大家走遠了

兩個人又獨場子裡面 寫着二位老師問道 不知道二位老人家 有什麼吩咐 孟寶林道

我看你二人練藝 不同常人 如今既被打 又有這樣志向 當武術的老師 無偏無向 不點看着 那一個徒弟可取 當然對於他 就得注意兒意 誰雖如此 在場子裡教功夫 如果叫人看出偏來 未免怨話紛起 到顯着老師的人格不好 現在我們弟兄們是有意對於 你們二人加意栽培 在場子裡頭可不成 不是張化鵬也住在冬鵬的家中嗎 你們你一句話 你的家中有便宜地方練武術沒有 路鵬一聽 喜歡的不得了 趕緊把自己以前如何 請教師的話說了一遍 兩位老師聞聽點頭遂說道 既然你家裡有現成的場子 每天晚間 二更以後你二人在家中等候 我們作為溜灣的性質 到你家中指點指點 這也不過是頭一 兩個月 往後功夫扎住根了 用不着我們弟兄天天去 不過隔一差五去體就成 哥兒兩 個閉聽 趕緊跪倒磕頭相謝 行禮已畢 老師打發他們二人回家 果然就回打這一天晚間 起 二位老師可不定是那一位 也許一位也許二位一同來 這箇教功夫又跟在場子裡頭不 一樣了 簡蘄捷說 這叫真教 所有的招數完全拆開了 實心練習 這兩個人也算有福氣 心領神會 到堂也不大費難 不過三個月功夫 這哥兒兩箇道能為 跟以前一比 實 有天地之隔 張化鵬一想 百日以前還要是有這麼兩下子 就是李和王明他們兩個人也不 是我的敵 我何不背着哥哥 到後街找這兩箇 子比試試 自己拿定主意 天到黃昏 果然奔了後街 本來全在後街住 誰能知道誰的門口 到了王明的門首將然在那裡一站 那個意思打算拍門叫他 道是個功夫王明由打外面來了 一看門前站着一個人 正是張化 鵬 知道這是訪客已來了 冷笑一聲叫道 張化鵬 你的胆子不小 那一天打完了你 一

遲等了你七八天，也沒看見你小子敢露面。今天你莫敢到我的門口溜達，莫非脫身上又癢

癢不成。張化鵬一肚子怒氣暫時壓住，不發言，不辯。我正是這般教訓你，你兩個賊頭，說着

話袖口一挽，二人各自亮架，然後動手，打七八個照面，分輸贏。張化鵬心裡納悶，

我記得這小子頭一次跟我動手，並沒有這麼大能為，怎麼他今天居然會這樣厲害呢。張化

鵬他那個知道，人家李和王明打張化鵬的時候，本來是大家商量好的，人家打完之後，

便回去見着馬三爸，把前後說，大家商量打一拳防人一腳，這小子回去見着沙四威，

就許齊人到咱們後街去打仗，咱們可得預備。那時人家下馬威，那可就吃了虧了。

大家一聽這個話有理，這才齊好，人把軍刀全預備好了，統共分爲三班，每班二十八

在把式場裡頭聽信，只要一有事，這三十人出去，跟着後面鳴鑼齊衆，到了吃飯的時候，

另有一人前來換班。三班掉換無論什麼時候，也有預備。七八天並不見有何動作，後來把

式場子的老師傅張小岩，可就跟大家說了，本問可知，人家那邊當然還有高人出主意，架

不打了。叫張化鵬加意練功夫，少怎把能寫練好。當然還有王明報仇，馬三爸聽張老師

這信，還不大憑信，密秘派人到前街探聽，調查了兩三天，打調查明白，果然跟張老師說

的一樣，這才大家約定，請張小岩設法，張老師說道，這也沒有什麼法子可想，還是那句

俗語打一拳防一腳，人家既然練功夫，你們若是不練功夫，早晚必有栽跟頭那一天，就讓

是練，這麼平平常常還不成，必須特別加功夫，要是普通教武式的老師們可不讓你加功

夫，練的多了他不告訴你，不督練的功夫多熟，他告訴你不可背地練去，怕的是練出毛病

來 其實怕你三朝兩夕把功夫練成了 那麼教師的飯盆不就有了問題了嗎 我這教功夫的可不然了 不但怕練成了 反到怕人練不成 誰要練出幾個有能耐的來 頂一樣與我們門戶有光 再者說也顯着我這教武術的 不是一天混兩個 話還不是說到這理了嗎 由打今天起 夜間加上功夫練 別看功夫加上了 絕以不勉強 人家願意來就來 不願意來仍是白天練 因為什麼呢 讀書練武都是一樣 非得有閒功夫才能辦的到 比如說家裡因為有事脫不開身 那只好練一班曠一班 你們大家也有誰願意二更天來練來 張小岩說到這理 這個說晚間我習地 那個看圈子 還有看家狗 結果只有十二個人 可以加班練習 張老師點了點頭說道 不含乎 就是你們幾個人晚間來吧 練來練去 大概不到一個月 夜間加班的全都不來了 從中只剩了兩個人 可算是李和王明 張老師看他們二人有志氣 也喜歡交給他們練 所以他們兩個人功夫 跟以前一比差的太多了 要不怎麼今天張化鵬跟王明動手心裡納悶呢 自己覺着比從前功夫大的多了 怎麼跟王明走在一處不見得高呢 這原故就是他練了 人家也練了 這叫暗地加勁 張化鵬動着手未免着急 心說 難道說我這些個日子的功夫就弄白練了不成 動手最忌的是心有別想 張化鵬一看急 未免招數遲慢 稍為一失神 被人家王明搶進身來一使力 把張化鵬撞倒埃塵 王明哈哈大笑說道 小子你還敢動手嗎 張化鵬爬起来一絲沒言語 轉身够奔前街去了 路鳴

在家裡一看不見張化鵬 便不放心 派出家中四名長工 各道尋找 正然間往後街找去 這麼個功夫張化鵬來了 路鳴一看遂問兄弟你到那裡去了 張化鵬有心不說實話 覺着良

心上說不下去 這才說道 大哥 你別提了 我打算不讓你知 到後街找王明跟他比試比試 遂就把動手前後 說了一遍 路鵬聞聲嘆了一口氣 道 兄弟 你太沉不住氣了 統共老師給咱們加功夫才加了幾天 你想前去跟人家比試 這真是自找敗辱 這個話 晚間老師來了 還不能不說 因為甚麼呢 要傳罵老人家耳朵裡去 到顯着我在老師跟前瞞心昧己了 張化鵬這個時候 再後悔也不成了 只得點頭答應 到了晚間二位老師來了 路鵬把張化鵬到後街找王明的話說了一遍 二位老師聞聽哈哈大笑 道 不是輸了嗎 那就什麼話也不用說了 比如說他這次前往要是贏了 今天非得重責他一頓不可 路鵬聞聽這個話真明其妙 應該背着老師出去跟人動手 當場輸招栽了跟頭 老師當然責罰 怎麼會輸了到不問 贏了反個責罰呢 雖然這事想着 也不敢往下多問 只得連連答應 就聽孟實林道了 聲路鵬 莫非說這個話你聽不明白 按說跟老師練功夫的時代 凡關於武術的事 應當先稟報師傅知道 然後再辦 這樣說起來 張化鵬也算犯了規矩 但有一個原因 可以諒解他 皆因那個王明是他的仇人 並非是無故招惹是非 比如說今天他要是贏了王明 從此以後他對於練功夫 多少可就差遲了 因為自己覺着已然贏的了王明 以為自己的功夫就算不含乎 當然要有些自滿 現在他既然輸了 叫他也明白明白鬥武術這個厲害 每天用着功夫尚且不是人家敵手 比如說要是不用功夫 那豈不是倆也打不過人家一個 有此一舉最好不過 練功夫用心不用他自己就知道了 故此才說他既然輸了 就不必責備他了 路鵬張化鵬 聽這才明白 由打這一天 以後張化鵬不但不到後街去

對於練功夫那才叫刻苦用心 不知不覺就是一年的光景 孟寶林道一天叫道 化鵬明天你可以到後街找王明比試 論武術大概你總可口贏他 可就是要把氣沉住了 他無論說什麼 你就當作沒聽見 千萬不可聽了他的言語動怒 因為動手最忌的就是動怒 怒氣衝動十分能為退去了五成 你可曾記住了沒有 張化鵬聽老師打發他前去找王明報仇 自然是喜歡的不得 對於老師囑咐的話 連連答應 當時路鵬不放心 要跟兄弟同去 被二位師傅攔阻道 這並不是拚命的事 不過是當場比武就是了 輸了不過跌幾爬起來 你要一跟他前去 到彷彿胆怯恐怕王明了 就叫他自己前去了 路鵬點頭 果然張化鵬够奔後街 二次去找王明 到了門首拍門喊叫 王明出來一看不由得又笑了 遂說道 我打算是誰 原來敗將前來 莫非還有意叫我打你幾圈跟頭不成嗎 張化鵬遂說道 不錯正是前來領教 說着王明已然來到了外面 並沒有多少話可說 兩個人仍然擦拳動手 果然這一次張化鵬動手心平氣和 半點怒氣不動 兩個人動手來來往往約有十來多個照面 並不見勝負 王明心中便暗含着有些駭怕 心說這個小子的功夫 比頭一次動手時 可差了你還別不理會 真要是一棟神就許被他將我打倒 小子想到這裡 可不教大意 忽奈張化鵬的招數敏捷 王明一看一時也不易將我打倒 這個功夫就不小了 兩個人動手已然二十多個照面 要說王明的能為也不合乎 可就是一樣兒氣力敵不住了 鼻翅煽動 身上發熱 接着腿腳不靈 招法渾慢 他二人本來是不相上下的武術 全都是精神百倍 才能够戰個六十來手 如今王明稍為退力 張化鵬雙掌奔王明肩頭一按 他本打算向後撤身 脚

下微許慢了一點 耳輪中就聽坪的一聲 雙掌已然按在肩窩 這手功夫的名目叫作虎撲子 本來就仿照老虎身上的三絕藝 這是頭一手 力量最大不過 王明站腳不住 撲倒退了七八步 撲冬一聲 栽倒埃塵 張化鵬哈哈一笑 叫道王明這 回算是巧了 小子滿面羞慚 叫道 張化鵬今你贏我不算 你要有胆子的話 明天咱們還在這裡相見 說句話已然站起身形 張化鵬說道 好吧 別的話任什麼也沒說 轉身就走 來到了前街把式場子見着二位老師 再看路鵬哥哥也在這裡了 自然把後街跟王明動手經過說了一遍 別的話二位老師到不注意 惟獨相約明天還是在那裡見 這個話裡面有了事了 明天這個王明定然存着有報復之心 不是將他的老師約出來 就是約衆羣毆 約這老師到在情理之中 如果羣毆未免不是英雄的行爲 到了明天你不去 這個跟頭就算栽了 還不能算了 他也必然前來找你 你要前去這些個危險不可不防 爲今之計只可將沙大爺請了來 大家商議 張化鵬聽罷 自己起身前去將沙大爺及衆人完全請出來 大家 試讓 結果 還是派人前去探聽 到一晚間探事人回來報告 原來王明輸招之後 回鄉把式場子裡頭跟老師張小岩一說 張爺長嘆了一口氣 咳 平素我囑咐你們用功 你們總以爲是耳旁風 到如今怎麼樣 還是被人家打到了吧 你們以先誇口對於用功夫上很能用心 說皆因張化鵬第一次前來訪你又被你打倒 你們以爲這個功夫就算成了 由打那裡一撒力不要緊 所以才有今日之敗 你跟他相約明天再見 你打算的什麼心思呢 當時王明張口結舌 自己也說不出來什麼心思 張小岩打發人將馬三爺請來 大家一商議 據馬三爺的心思是要約集衆人 明

天張化鵬來了 先將他打廢了有什麼話再說 小岩說道 那樣一來就是打勝了也算栽了跟頭了 因爲人家來了講究的單打獨鬥 何須咱們跟人家打羣架 別說打廢了 就是把人打死了 也不算露臉 馬三爸一聽 遂說道 據張老師你說 應當怎麼樣呢 小岩遂說道 此事除非我出頭 將張化鵬打倒 可有一節不能就這樣完了 徒弟對徒弟沒的可說 如果我一出頭 人家那邊也有教師 不聞可知 孟寶林跟牛子英當然跟我得拚個高低上下 他們輸了他們出沙家屯 我輸了也得滾蛋 戳竿教場子沒有輸下的教師 我張小岩好武好練 到是也不怕打 也不怕栽跟頭 可有一樣兒 我栽了不能白栽 你們大家給我得籌辦點錢 大家一聽 暖叻軟情老師爲的是要錢哪 馬三爸接着說道 張老師這一層你不必憂慮 這別說籌些錢 就是養你老人家這一輩子那也算不了什麼 張老師聞聽哈哈大笑 你當是我被人打了 跟你們要一筆賣打的錢 我說的並不是這個意思 皆因我要是跌了跟頭 絕以不能就這樣滾出去沙家屯 就爲我的老師他老人家是一位山家的僧人 在陝西鳳翔府 西關外藥王廟 跟你們要這筆錢就是作爲往返的路費 將他老人家請到 打算趕走了孟寶林牛子英 不費吹灰之力 你們大庭如果願意 明天我就出頭跟前街的教師鬥一場 別人全都不說 從中的頭目人馬三爸拱手叫道 張老師 既然你說到這裡 這算是給我們後

得爭這個氣 這路費也用不着他們大家均攤 無論用多少 滿歸我一個人拿 大家商量好了 這才各自回家 探事人說到這裡 沙大爸不住的連連點頭 叫道 二位教師你總見了沒有 後街的張小岩 算要跟二位老人家決戰 你說這應當怎麼辦 孟寶林牛子英點頭道 我二人也預算到這裡 既然他等願意比賽 那就沒別的說了 只可以跟他一戰就是了

沙大爸跟衆人全都面面相覷 那個意思似乎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牛爺不說 孟寶林早就看出來了 遂向衆人說道 你們大家的意思我明白 一定是聽說人家那裡張小岩輸了招 能夠前去請他的老師 我們要是輸了 你們怕前街就沒有人了 你們大家是這個意思不

是 衆人一聽孟老師已然把話說明 只可也不瞞着了 遂說道 二位老師說的 點也不錯

勝敗乃軍家常事 誰也不敢說准勝 咱們贏了也得防備着他去請人 咱們要是輸了那就更不用說了 不知道二位老師還有安排沒有 孟寶林笑道 還個話現在還談不到 皆因明天這個比試 還到不了請人的那個地步 如果他們那裡果然把人請了來 到那時再預備不遲 衆人一聽彼此都是一怔 心說莫非孟老師明天動手 准知道能等贏張小岩不成 想到這裡也不敢多問 只得各自點頭 當天不說 次日吃過了早飯之後 孟寶林仍然打發張化麟獨自前往 如果張小岩出頭 務必留神別受了他的毒手 凡招以解爲本他們皆是我

們弟兄 只要你聽下 他當然叫你回來送信 千萬不可安微伴心打算贏人家張小岩 張化鵬聽了點頭答應 又够奔後街 來到王明門前 早見王明那小子在那裡等着了 旁邊這站着幾個人 看了看認得 正是李和馬三爸張小岩等 張化鵬喊道 王明你約我在這相會我姓張的來了 莫非說你還要比試比試不成嗎 王明答道 就憑你贏我 我心中有點兒不忿 所以今天要正式跟你比試 說着話將要進身 旁邊李和說道 兄弟你先別忙 我聽說這小子不是長了能爲了噯 李和就先跟他比比 說罷身形一縱來到當場 揮拳够奔張化鵬便打 化鵬也憑雙手接架相還 兩個人當場揮拳動手 轉瞬之際就是十來個照面 兩個人並不分勝負 在旁邊張小岩一看 張化鵬這小子的能爲真不算軟 雖然說他用心習練 可見得牛子英 孟寶林練功夫不含乎 他那手腳伸出來 誰受過高人的傳授 名人的指教 自己看着心裡不住的打算 我張小岩跟牛孟二人會到一處 還不定怎樣呢 雖然這麼想 事到如今可也算無法 正然觀看之際 猛然間張化鵬拉了個跨虎敗式 那個情形是打算要走 李和以爲這是便宜 往前一追 探掌够奔張化鵬後背便擊 就見人家身形一轉 右胳膊肘一指他的左臂 跟着向前一上步用肩的便撞 坪的一聲 將李和撞倒埃塵 張小岩看的明明白白 准知道自己徒弟比人家差遠了 這才高聲說道 李和動手不識招 如何能

够贏的了 看不見人家那是誑招嘴 這個功夫 李和早已爬起來站在一旁 面紅過耳 張小岩向前笑道 張化鵬 今天我故意來到這裡看看 你有什麼能耐 原來不過如此 你裡信我嗎 你不能在我的面前走三個照面 說着話已然大踏步來到了當場 張化鵬假裝不認識 遂說着 這個話也不見得一定 本來動手就是隨機應變 就在乎當時的措置 如一時大意不慎 就得輸招落敗 怎麼見得我准輸 你准贏呢 張小岩一聽心說這小子可算是有眼不識泰山 連我他都不認識 想罷冷笑一聲說道 好 既然如此你這招動手 張化鵬並不客氣說了一聲請 趕步向前照張小岩就是一掌 就見人家並不慌忙 看見他的掌離切近 把身形 轉 用左手一搭他的手腕 右手順着自已左胳膊穿出來 坪的一聲 將張化鵬的手腕攔住 張化鵬在左臂將然要發招 沒得發 張小岩用力向右一領 張化鵬隨手一斜 跌着往前一搶 右肩頭跟右肩頭往處一撞 的一聲 把張化鵬撞出去七八步 跌倒在地 張小岩哈哈 陣大笑 叫道 張化鵬我說你不准鬥的了三個照面 算我把你看的太重了

原來連一個照面的勇戰你也不够 告訴你 我姓張名叫張小岩 後街把式場子的教師 不怕你不信氣只管前來找我 張化鵬爬起來說了一聲好吧 你既然是張小岩就成了 我張化鵬連着跌過兩次跟頭 我沒約過師傅出頭 因為什麼呢 人家是後街的弟子 我是前街的

弟子 徒弟跟徒弟動手 我當場輸招那就算我無能 不能拉出別人來 現在王明李和不過被我每人打倒一次 居然把師傅約出來了 難道說你們有老師 我就沒有老師嗎 話說到這裡 張小岩插言說道 好好 既然你也有老師 姓張的不合乎 你只管去約去 張化鵬答應 聲好了 你們在外別 我不過去兩盞茶的功夫就能够前來 張小岩答應一聲你去吧 張化鵬並不忘慢 直奔前街來了 將然來到街門 就見二位老師以及沙大爺等衆人全都站在那裡等候 張化鵬趕緊把動手的經過說了一遍 孟寶林接着說道 好吧 你我一同前去就是了 大家來到後街 果然衆人全都在那裡等候 孟老師頭一個够奔當場 高聲問道 張小岩張老師傅 現在那裡 就見對面過來一個人 年紀也就在五十上下 細高條的身子 穿一身紫花布褲褂 腳底下青緞子抓地虎快靴 紫花布巾罩頭 腰裡繫一根絨繩 半截眉 臥扣眼 高鼻子 四字口 一雙大耳 兩撇掩口燕尾鬚 來到當場自報名姓 在下便是張小岩 那傢伙 孟寶林笑着抱拳道 在下孟寶林 跟閣下相居最近 只分前後二街 皆因日無閒暇 故此未能拜訪閣下 今天這也算是天緣湊巧了 才能够在此相會 張小岩 聽孟寶林說新和藹 自己也只可把氣往下一壓說道 原來是孟老師 說着話也抱了抱拳 然後接着說道 適才有閣下的高徒張化鵬三番兩次跑到後街尋毆 李和王明等因

素常不喜用功故此全都被他打倒 真要是他們在別處鬥毆 我張小岩要是出頭 那可要算我不對了 他不應當找到後街 在我的場子跟前打我的徒弟 既然戳竿立教場子 都是十多八夏踢打出來的 能爲大小不說 規矩沒有不董的 比如說有人找到前街 在孟老師眼底下打你的徒弟 當然你也是不容 故此我不禁一時氣惱 我可是將他打倒了 不問可知 孟老師一定是前來找我來了 孟爺聞聽張小岩所說之語分明是強詞奪理 這才樂嘻嘻說道 找補不找補到談不到 徒弟打徒弟 外人沒有議論 既然張老師肯賞臉賜光 請我的徒弟打倒 這分明是看的起我們師徒 如果我耍不出壞 未免辜負你的意思 現在孟寶林前來不過是跟你盤桓手術 不知道張老師肯賞臉嗎 孟寶林這個話說的太好了 也不和他辯駁理由 也用不着抬槓 瞪着眼說不是也得比囉 可是和和氣氣的說 也是那麼回事 這就惡話善說 張小岩聽過這理趕緊說道 好好 姓張的情願奉陪 孟爺將大衣服款去交給張化鵬拿着 然後往前一站 張小岩 看差點兒沒笑了出來 因爲什麼呢 普通的武術家跟人當場動手全都搶上首 這次孟寶林自己往那裡一站 却站在下首 心說你連上下首尚且分不清楚 大概你這能爲有限 又一想不行 他的功夫若是軟弱 爲什麼張化鵬有那樣敏捷的手法 想到這裡自己可就明白了 前街的教師一共是倆位 也許張化鵬的功

夫是那人所教也未可知。跟人動手當然是軟手在頭裡。不問可知道孟寶林他是個無能之輩。想這這理心中非常喜悅。自己也將架式站好。彼此說了一個請字。小子搶先發招揮掌便打。孟爺身形未動。用手纏他的腕子。小子左手發招够奔孟爺面門打來。孟寶林撤步。雙臂一開。這算是一個照面。變式進招兩個人戰在一處。在起初一動手。不過是一招一式很好看。十個照面往外一開。但見四條胳膊亂擺。二人的身形。行前就後。忽左忽右。兩邊觀看的人眼都直了。都暗含着點頭。心說這才叫武術。我請了三十多位教師。就沒看見這麼一位。看起來這闖把勢除了死了算完了。只要活一天就得練一天。心裏想着。二目直勾留神觀看。看了看老師所用的肩肘腕膝。手上的功夫。脚下動轉。真正是間不容髮。有時候慢如牛行。有時候快如鳥飛。兩邊的人全都是一樣的心理。就是盼贏怕輸。沙大爸在旁邊悄悄的向着牛老師問道。你看今天這個戰法。誰佔上風。牛爺低聲說道。咱們的孟老師贏了。在表面上看可是人家佔勝。因為孟老師的能為我是知道的。他是善於誑招。沙大爸聽罷尚且未能答言。就見孟寶林向前一搶。不料搶了個空。似乎脚下站立不穩。往外搶出了幾步。逼一來把大家都吓壞了。張小岩一看也以為是機會到了。跟着就是一個箭步。伸出右腿照定孟老臀部踹來。就見孟寶林並不慌忙。身形一轉。來到張小岩對面。

右手向下一伸 將小子的腿搭住 跟着向前一上步 買住了小子的右步 孟寶林右臂用力 往上一纏他的左腿 小子且打算換招那如何來的及 孟爺並不用力 左手掌壓在他的腹上 輕輕一按 咯的一聲 張小岩一個跟頭摔了出去 孟爺身形往回 撤 抱拳說與 張老師 多原諒 孟寶林猛撞了 把小子說的滿面通紅 爬起來向着衆人說道 走你們的 然後又 向孟爺說道 孟寶林罷了 總算你把我的場子踢了 你就候着吧 說罷轉身強隨衆人回歸 後街的卮式場子去了 孟爺只得也帶人回歸前街 大家在路上走着紛紛議論 這小子輸了 畢竟不甘心 當然要實行他的計劃 搬請他的老師 難道說咱們就不預備嗎 孟寶林說的 也好 不可庸人自擾 凡事全都是到了才算 衆人聽着這個話也有道理 大家并不把這件 事放在心上 每天起來仍舊練功夫 路鴨自從這一次閉了眼之後 對於練功夫上 那就算 拚上命了 除了吃喝之外 晝夜練習 真是日新月異 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孟寶林看着可 愛 准知道這個孩兒將來必然成名 書是有事即長 無事即短 不知不覺就是三年多的光 景 這一天沙大爺跟二位老師談閒話 想起二年前 前後街的教師比手 張小岩被你老人 家一掌打倒 他也不走場子也不散 你要說他約人去吧 怎麼會二年的光景 尙且沒把人 約來呢 這個事有些個莫明其妙孟寶林點點頭道 心中也是納悶 衆人正然說到這裡 忽

然間把式場子的看門的進來報告道：「回稟二位老師得知，外面來了一位出家的僧人，自稱雲禪長老，要求見二位老師。」孟叢聽了啊了一聲說道：「你們聽見了沒有？這就是仇人上門。」大家聽着全都是「怔」，書中代言：孟寶林真是真猜着了。自從張小岩輸招之後，回到這把式場子裡頭，跟大家說道：「現在姓張的跟西算是跌了，請你們衆位湊個盤川錢，我馬就要起身解奔陝西，大家准知道事到如今，除了約人這個辦法之外，別無良法。」馬三爸上不叫大衆攔錢，自己出路費銀一百兩，從中就有人出主意：「咱們張老師一走，這個場子並不就散了嗎？」我們大家想請他老人家開出住址，或者是寫上一封信，打發別人請去，不登是一個樣嗎？馬三爸聽着這個話也對，當時跟張老師一商量，張小岩聞聽微然皺了皺眉，也說：「你們大家的意思我明白，我也知道這個場子不散，顯着好看，可有一節，練把勢講說說這個價，跌了跟頭，這個竿子就不能再戳了，我要是在這裡不走，也有些不大好看，既然你們有這份心思，這麼辦吧，我有個朋友，武術跟我差不往來，我順便把他約來，叫他臨時支持，等我回來的時候，再教他回去，也未嘗不可，你們大家斟酌斟酌，願意照就這麼辦，衆人一聽，場子散不了，頭一節不耽誤練功夫，再者說，也叫人看着好看，當然大家全都願意。」張小岩走後過了不到一個月，果然來了位老師，姓齊名福字錦展，來到這裡每

天教給大家練藝到是也不錯 不知不覺過了半年多 也不見張老師請人回歸 大家你談我論 全都說不定是怎麼回事 後來所隔的日子多了 大家可就完全忘了 一直過了二年

這一天猛然間見張老師同着一位出家的僧人到了 大家全都湊到場子裡面 問老師爲什麼一去這許久才能回歸 張小岩就把搬請老師的經過 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原來他到了陝西地面 到廟裡一問 老師出外雲遊還沒有回歸 張小岩無法只得在廟中等候 起先等着

到是有點着急 後來 自己一想老師不回來 自己就算無處可去 莫若就在這裡死等 反正早晚他老人家也得回來 一把這個主意打定了 每天自己在本廟中用用功夫 倒是一點也不覺煩悶 就是這個樣一廬等了二年 老師也未回廟 張小岩長嘆了口氣道 罷了 活該這爛跟頭就算白跌了 自己可實在不能再等了 正然打算起身要走 這一天外面來了一人 小岩一看不是老師 乃是自己老師的師弟 法號雲禪長老 論能耐比自己的老師還在以上 張小岩趕緊向前行禮 雲禪問你爲什麼在道禪呆着呢 張小岩就把自己在廟內已懸住了二年之久 沙家屯如何跌跟頭前後話一說 雲禪這個人生平好鬥 聽到這裡遂說我的師兄現年已然百歲有餘 就是地聽了這話 也未必隨你前往 既然你等了二年之久 這總算是巧了 赶上我來了 這麼辦吧 我跟你去一證就是了 張小岩聞聽喜歡的了不得

趕緊說道：有師叔你老人家前去，這個場面找回來，可說不費吹灰之力。當天不說，次日日錦兒兩個果然順着大道，够奔河南而來。路途之上，也沒有多少話可說。不過就是飢餐渴飲，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一天，來到了沙家屯。大家讓進來一間，張小岩並不隱瞞，就把二年的經過說了一遍。馬三爸這才說道：既然師祖前來，咱們派人下帖，請孟寶林前來比試吧。

和尚擺手說道：這不是那個事。用不着大帖。今天不說，明天早晨起來，派人帶道，領我到前街，指給我他們的把勢場子就是了。大家聽着點頭。當時馬三爸等，設擺筵席，給他們爺兒兩個接風洗塵。在酒席筵前，也不過說些前後街結仇經過。當天不說，次日早晨起來，

王明李和帶路，把雲禪領到了前街的把勢場子。和尚到門前，自報名姓。要見孟寶林牛子英。孟爺說是仇人到了，衆人還全都莫明其妙。容着二位老師來到外面，將和尚接到裏面。落坐獻茶之後，就聽和尚說道：我處我的徒侄張小岩說，二位老師，老師藝業高強，非尋常可比。

二年前在後街一掌，將我徒侄打倒，沒費吹灰之力。老僧生平以武爲命，只要聽見那裡有高人，不怕遠在千里，務必前往拜訪。老僧此來，也沒有別的事。不過就是討討二位老師的手，請教請教。要是別人前來拜訪，孟爺得說幾句客氣話。現在既然是雲禪，知道這是復仇來的，多說幾句客氣話，倒顯着像怕他似的。還不如不說調好，自己罷罷。遂說道：我

等跟張小岩不過都是普通的武術。談不到這個高字。既然是高僧來到此處。孟實林要不陪你兩聲。未免辜負你老人家來這一聲。既然如此。高僧外請。和尚站起身形。來到院子當中。孟爺以及衆人全都相隨而出。到了院子中心。各自繞地而行。所謂走行門適過步。然後各搶地位站穩身形。孟爺抱拳和尙合掌。彼此二人都說了一個請字。這才揮拳進招。孟爺知道今天動手。不準指着贏。在沒動手之時。已然把主意拿定。就讓我輸了。我也得叫你看我。我的能為。絕不能三招兩勢就輸給他。所以自己把氣一沉。動手之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開招就是封閉驟閃。看關定式。猛一看。就彷彿是以逸待勞。雲禪和尚一看。自己也是駭怕。心說道。可不能粗心大意。因為什麼呢。不知道人家有多大的能耐。自己也可將招數看住。不敢輕易冒險進招。二人這樣一戰。這個功夫可就大了。沙大爺等在旁邊觀看。不由得心中納悶。曾記得二年前在後街跟小子張小岩比拳。小岩那樣勇猛。孟老師尚且不費吹灰之力。便將他打倒。今天若看這個和尚的招數。比張小岩軟的多。為什麼孟老師不發招贏他呢。這真正是叫人真明其妙。看的功夫大了。始終不明白。這才向着牛老師打聽。牛子英連連擺手道。你們可不知道這個厲害。按功夫說。五個張小岩也不敵一個雲禪。孟老師就因為看招看得緊。才能够動手。這半天不分勝負。如果要是搶着往裡進招。早已

就輸了。沙大爺雖然跟牛老師說着話，限可沒閒着，仍然目不轉睛，留神觀看當場動手。猛然間就見孟爺雙掌遞到，禪面被和尚將雙手攔住。倘若是用力一抖，雙臂非折不可。這僧地方就算弟兄們在一處相居的義氣，牛爺一看不好，赤的一聲一個箭步來到了當場，伸雙手由後面奔和尚後腰打來。遂叫了聲和尚，休要發狂，看招。雲禪一聽後面有人暗算，才撒手捨了孟寶林，轉身躲過。牛爺的雙掌，身形向下一矮，一抬腿坪的一聲，踢中了牛子英的小腹，踢的一溜滾兒跌出去有一丈遠近，和尚哈哈笑道：爾等這般動手，未免出乎英雄好漢的規則，也不是我老僧說句大話就讓你等一擁齊上，又有何妨？說罷動身一抖，袍袖够奔外面揚長去了。此時大家趕過來，攙起牛子英看了看傷痕甚重，孟寶林叫了一聲兄弟，你這樣一來不要緊，叫哥哥我心裡怎麼過去？牛爺含笑說：哥哥你這個話說的遠了，你要是身帶重傷，兄弟我跟他一死相拚，也是理所當然，這可有什麼過不去的呢？這也不算什麼，不過調養幾個月就好了。此處不便養傷，叫路鵬送我到山東原藉就是了。孟爺說：這你就不用管了，今天我自然有個安排。我說到這裡，孟爺到外面跟沙大爺把話說明，說現在我們弟兄打算回歸原藉，因為我兄弟一個人走我不放心，此處場子暫時收起。俟後牛老師傷痕好了，我們弟兄也許再來，大家一聽全都竭力挽留，孟爺說什麼也非走不

可 衆人無法 擁攤路費送二位老師走 所帶的人就是路張二人 走在中途路上二位老師把話說明 我們弟兄一輩子並沒有徒弟 皆因看你二人實在是可以教導 不忍相棄 可有一節 你們二人再跟我們弟兄練也練不出什麼特色的能耐來了 此去山東有我們二人的老師 那一位都是年高有德 如果你二人到那裡見着師祖 那就碰你們的福氣了 倘若該着威名 二位師祖稍微一指點 將來就許比我們弟兄還高 兩個孩兒一聽 趕緊說道 那全仗着二位老師栽培了 爺兒四個回到了山東原藉 可就是兗州府城裡 這日來到了家中 孟寶林帶着兩個孩兒去見師祖 也就是順便告訴老師牛子英被打的原因 孟爺的師傅姓任名俊 牛爺的老師姓宋名剛 這二位人稱山東二友 那個武術打倒山東半邊天 當時聽說牛子英跌了跟頭 並且還是遇人家老師打的 兩個人回到家中並不存報復的思慮 也不約請二位老師出頭 二位老人家非常的贊成 又看了看路張二人 並且看了看他們的功夫 不由待心中喜悅 憑寶林子英二人的能為 居然教的出來這麼兩個徒弟 不問可知 當然 是他們天然帶來的福氣 到真若將這二人扒拉出來 叫他等前去報仇 那比我們弟兄出頭 可是強的多 然後又取出藥來 將牛子英的傷痕看了看 倒是不要緊 山東二友從此可 就教給路張 張化鵬 二人練藝 練功夫本來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說不說兩個人在山東就

住了二年多了。二位老人家常叫兩個孩兒跟子英寶林二人盤招。起先不過是個平手。到後來二位師不成了。可是單說的是路鵬。張化鵬的功夫始終開不出二位老師去。山東二友二爺宋剛叫道：張化鵬，你這個練功夫到不是不用心。還是你的天分有限。你的能耐要是跟路鵬比上。真有天淵之隔。既然你有這樣苦心練藝。我們弟兄絕以不辜負你。我有一種軍刀幼年間武術未練成之時。全憑他縱橫天下。只好將這物賜汝。以爲輔助你不成的一方。說到這裡取出一對軍刀。便是一對連錘。內藏于午釘。並且是毒藥喂成。打在人身上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六個時辰准死。當時將此物給了張化鵬。大爺任俊送給路鵬一對短把兒銀戟。每人送給他們一個外號。路鵬名曰展翅鵬。張化鵬作金面蜂。二人將趁手的軍刀略爲一演習。然後山東二友打發他們二人够奔河南武雲禪報仇。囑咐他二人報了仇不可家居。要到外面閒蕩江湖。二人點頭答應。各自收拾好軍刀包裹。辭別老師夕祖。順着大道一直奔河南去了。這個時候張化鵬的家眷早已接到路鵬家中過活去了。兩個人到了家中休息了兩天。然後找着沙大爺。才知道前街挖式場。一連請了三位老師全都被張小岩給踢了。兩個人打聽他的師叔現在那裡。沙大爺也說不清楚。派人打聽才知道他的師叔時來時去。現在並沒在後街。依着路鵬是等地的師叔雲禪奈了好去找他。怎奈前街被他欺侮的

太苦了 恨不能立刻有人把小岩打倒 好給衆人出出氣 哥兒兩個一想也好 這才兩個人一同前往 到了後街把式場子 指名點姓叫雲禪出頭 張小岩聞聽一怔 心說那裡來得這樣大胆之人 就是我姓張的你也不准贏的了 還要找我的師叔比試 真正是豈有此理 有人旁邊報告 來的這兩個入非是胡位 正是前街的路鵬張化鵬 聽說是前來替他老師牛子英報一腳之仇 張小岩不聽還則罷了 聽了張化鵬路鵬的名字 不由得哈哈大笑 跟衆人說道 世界什麼人都有 還有栽跟頭栽不怕的呢 這二人前來 豈不是飛蛾投火自找其曬嗎 不問可知 他二人一定是跟孟寶林牛子英又練了二年多的功夫 自以爲這個能耐就够聰的了 故此前來報仇 可是你們自己也太不自量了 如果找我這個話已然就够狂的了 居然敢說找我的師叔 這真是狂傲無知 一面說打發人去告訴他們二人進來吧 就提張小岩張老師候着他們呢 傳話人到了外面就把這個話跟二位一說 兩漢人心理非常不悅 練武術的規矩有人前來拜訪得把人家接進去 那才叫對 這小子分明是看不起我們二人 也罷就先讓他看不起一會兒就得了 哥兒兩個罷罷不看着 跟隨傳話人往裡走來 到院中一看 張小岩坐在一把太師椅子上面 看見二人進來 並不答理 坐在那裡 投胸亮份 二人一看 可真急了 用手指點張小岩道 你道那裡是練把勢的 有人前來拜訪 一不歡迎

接 二不知道起坐 你這麼大的份兒 還當的了挨打嗎 張小岩一聽 差點沒把肚子氣破了 站起身來 用手指點道 兩個小輩 居然打算拿雞蛋往石頭上碰 來到裡面 還要滿嘴噴糞 我豈能相容 說着來至院子當中 舉掌照定二人打來 張化鵬叫道 哥哥你閃開 這樣無能之輩 兄弟我足可以打他 說着話 揮動雙拳 往前一迎 二人別話不說 擦拳動手 兩三個照面以後 張小岩一看不好 這個小子 一旦之間 武術怎麼會高為這個地步 莫非說得了 仙人傳授不成 動手不為二十個照面 小子已然落了下風 這小子因為幾年的光景驕傲成性 一旦之間遇上了敵手 未免心裡着急 越着急 招數越不穩當了 猛然間一掌打出 被張化鵬將右腕子拿住 小子將然要伸左手 張化鵬向右一領他 進身肩頭一撞 坪的一聲 把小子撞出去一溜滾兒 張化鵬叫道 張小岩你可曾記得數年前你用這一手將我打倒的 今天我要是改了別的招式 那就算對不起你了 要不怎麼說武術憑的是功夫 功夫就是火候 那怕一樣的招 他使出能夠將你打倒 你要是使出來 就被人家打了 其實都是那一招 今天張化鵬跟張小岩就是個比仿 數年前他用這一招將張化鵬打倒的 今天張化鵬反動用這一招將他打倒 小子爬起來面帶羞愧 看了看路張二人 仍然是那一句話 好 小子們你就候着吧 路鵬說道 等你一年 如果一年開外 我還可

就走了 說罷帶着兄弟回歸前街去了 這個功夫可着一個沙家屯 全都知道了 別人不說 惟獨沙大爺 喜歡的恨不得栽跟頭 數載吞聲 今天可出出這口氣 二人來至把式場子 裡面 不過衆人問問二人功夫怎麼練得這麼好 還是跟牛孟二位老師練的 還是另投別門 路爺恐怕人多嘴雜 走漏了消息 並求提起山東二友 只說仍然是跟牛孟二位老師練的 從中沙大爺非常不放心 當年孟老師牛老師 全都不是雲禪敵手到如今二位跟他們外面的功夫 一日之間雲禪來了 能够勝的他了嗎 路爺將要有答言 外面有進來報告 雲禪和尚來了 路鵬向沙大爺說道 你就看着吧 今天有個樂兒 說着話同着衆人迎接到外面 見着和尚彼此說了幾句客氣話 大家一同來至裡門 路鵬讓雲禪至屋裡獻茶 和尚擺手說道 不用喝茶了 我聽你二人將功夫練成 到後街把我從侄的場子踢了 這還不算 聽說還要找老僧替牛子英報一脚之仇 故此老僧不敢延遲 特此前來領教 路鵬聞聽大笑 原來高僧爲此而來 不錯我等弟兄二人因爲老師輸招之後 不惜晝夜盡力練習 到如今不敢說功夫練成了 自己覺着差不多 找你老人家也不一定准比試 不過是叫你老人家看看 我們這個功夫練成了沒有 雲禪一聽這個氣就大了 心說好 你還不如說找我比試呢 你的功夫練成沒練成與我有什麼關係 想到這裡自己也不露出有氣的樣子 樂嘻嘻說

道 不錯 就因為聽說你們二位把功夫練成 我也是打算瞻仰瞻仰 路鵬知道和尚早就急了 故意的說道 你老人家不是將然回來嗎 氣息尚未喘勻 不必慌忙 可以先喝一盞茶 如果沒吃飯我隨便給老人家預備點吃喝 和尚連連搖頭說不必 你到場子裡面先比手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路爺點頭問道 但不知高僧你帶了人來沒有 雲禪笑道 不論到那裡去訪人 向來是獨自前往 從不帶人 路鵬回頭向着衆人說道 你們衆人赶快到街上糧食店 借一口大簸籬 預備兩根大繩一條木槓 和尚聽着這個話 莫明其妙 你說他要是學龐德抬視戰關公又不對 人家那是擲戰場打仗 他這是在家裡何必這樣造作呢 自己正然想着 就聽路鵬問道 高僧大概你老人家不知道我預備這個是幹什麼吧 實話告訴你 這就叫借老憐貧 因為我看你若大年紀 今天動手不問可知 當然你得受傷 雖然說前後街不算甚遠 也不能叫你老人家帶着傷往回爬 當然把你抬回去 和尚不聽這則罷了 聽我這道裡不由得怒氣填胸 叫道路鵬小少年紀何必這樣發狂 連老僧前來跟你動手都不敢說 准贏 何況是你 路爺哈哈大笑叫道 高僧 路鵬這是發於天理良心的辦法 並非是發狂 如果要說發狂 你一進門我就拔着胸脯 大模大樣不答不理 那才算是我發狂呢 我知道我的能耐可是我也明白你的能耐 故此我知道你准輸 前且還是准帶傷 所以我才給

你預備簸羅 在我心裡想着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因何還說我發狂呢 再者說高僧倘若能
够知時達務 今天就可以不比 和尚實在糊不住勁兒了 叫道 路鵬你這個好心用不著跟我
用 赶快到場子裡混比試 大概我要不將你打倒 你也不知道老僧我的厲害 路鵬哈哈大
笑道 真僧 依我今天還是不比好 我們大家將你送出去 有人問該提路鵬輸了 我也梁
對嚴守秘密 所爲的是保護你老人家多半世的英名 如果真要是比試的話 十成佔九成半
還是你老人家輸招 和尚這個人本來就是個急脾氣 他那裡聽的慣這些個話 當時氣得雙
眉倒豎 目圓翻 叫道 路鵬有能耐跟我當場比手 如果說不敢比的話 隨我到後街給張
老師磕頭陪禮 就算完事 休要這樣勞叨 路鵬哈哈笑道 告訴你和尚 跟你說好話你不
信 大概還以為我怕你呢 要打算不比也成 除非你跪倒給我磕頭 既然進了我這個門口
你就跑不了 和尚一看路鵬先恭後倨 知道拿着自己取笑 單看自己度量如何 雖然這麼
想 這口氣可壓不住 仍然是連連說道 赶快動手 路鵬叫道 動手隨我來 大家一同來
到後面把式場子 路鵬略爲將袖口一挽 他叫道 狂僧不准你在我的面前走二十個照面
和尚這個時候早已氣極了 遂說不必多說接招 說罷身形向前一縱 拳掛風聲够奔路鵬胸
前便打 路鵬並不慌忙身形向旁一閃 憑雙掌接架相還 和尚那個心思任憑你怎麼練也難
以是我的敵手 故此在一動手之時 招數最猛不過 恨不能一掌將路鵬打倒 他那裡知道

路爺身形靈敏招數純熟，動手十幾個照面不但未曾將路爺打倒，反到將招數拘起來了。其勢兇猛快如風電，雲禪一想可了不得了。莫怪常說寧欺老勿欺小，年輕的人真正是不可限量。我以為這數年的光景，就讓他的功夫練的怎麼樣，也高不了多少。有誰知他竟會高到這個地步，我還是不能碌碌大意。倘若稍存輕敵之念，今天我或許輸招。想到這裡兇猛之招，立刻停止，趕緊將門戶看住了，就是看關定式，封閉躲閃。路爺一看和尚動手，先前是兇猛無比，到現在又變了一種穩妥的態度，自己心裡明白，準知道他是看見自己招數厲害，故此不敢冒險進招。自己看到這裡也是駭怕，比如說和尚始終橫，路爺真不恐怕，不過將精神貫足了，抵住就是了。到現在他這一着關定式，自己到不敢大意了。不但留神人家的特別招數，並且還得留神氣力。倘若氣力壓不住，人家可身老武術了。當然火候深遠，招能致勝氣也能贏。路爺趕緊把氣一沉，丹田作力審慎動手，並不敢冒險進招。場中衆人起先一衆二位動手，其勢兇猛無比。一個個全都提神凝氣的觀看。趕至現在一看兩個人一個比一個慢，居然慢到你一招我一勢，猛然看彷彿是不比試高低，就如同二人一處練習武術一般。大家看着都是真明其妙，就是這個樣兒。直打了有四十多個照面，二人的招數才漸漸快了。這個仗比從前也不一樣。從前是猛，這時候只是收，身輕似燒形同鳥飛。上面只見四條臂膀刷刷亂幌，下面微聞聲音，脚踏土地赤赤作響。這個時候觀敵的衆

人全都注意觀看 以爲兩個人必然要在這個時候分輸贏勝敗 那知道兩個人越快越加快 一直快得兩個人變成了兩條線 刷刷亂晃 抵在了一處 不用說是武術差遲之人 趕連張化鵬都看的眼花瞭亂 分不清二人的方向 動着手雲禪僧暗含着想道 幸虧我把招數撤下來 不然的話我此時早輸多時 雖然這麼說 這個路鵬小兒 大概今天我難以取勝用他真怪張小岩被他打倒 小子見了我這樣狂氣 原來這小子果然練來了絕藝 你說我若大年歲闖蕩江湖這麼些年 今天要是輸在他的手中 啊呀 太以的慚愧了 一面動着手不由得着急 自己暗含着叫着自己名字 雲禪哪雲禪 莫非今天就是你栽跟頭的日子不成嗎 正纔動手着急 無法可想 猛然想起 自己當練藝之時 老師送給我兩句話 我的性情好戰 遇見敵手 只是將好戰之心一收 當時可以免災去禍 莫非小兒路鵬 就算是我的敵手 要按着老師的言語就應撤手逃勢 才能免的了落敗之禍 可有一節 憑我雲禪出外面闖蕩江湖 說不說就是數十年 你說今天動手不分勝敗 叫我鎮招逃走 這未免難以爲情 已然活了這麼大年歲 莫非這能再活這麼大歲數嗎 常言說的好捨不了兒子套不了狼 還不如將我身上的絕招施展出來 如果能勝 我可就把小子打倒了 倘若不能取勝 老僧的性命不要可也就是了 要不說教武術的老師傅 既然身負絕藝 必然有敏銳的眼光 每逢教出一個徒弟來 他是什麼脾氣 是什麼心性 早就將他斷出 所以每逢分別之別 必

然要送給徒弟幾句話 差不多這幾句言語 都是說的終身缺病 所爲的就是叫他時時刻刻想着 臨事不至於受害 就算是用言語將缺欠彌補了 要不說得一個得意弟子不易 教出一個徒弟來更難 雲禪的老師早就看出他這個人好鬥來了 故先送給他這麼幾句話 雲禪到是未曾忘掉 可有一樣兒 就是不能照練去辦 未免辜負老師囑咐的苦心 當時雲禪和尚 身形猛縱 用餓虎撲食的招數 路爺見和尚索得勢猛 只得將身形向旁邊一閃 就在這個功夫 和尚撤步往回一縱 雙臂分揚身形向那裡一站 路鵬明白武術的規矩 有大空必有大招 和尚敞胸以待 當然要發奇招 路鵬的機籃太好了 看罷早已把招數看清 身形一躍到了近前 雙手併在一處够奔和尚二目便戮 和尚用雙手向下一分 跟着往左右推去 本打算上步用肩撞去 那知道路鵬比他還快 雙臂被他一分 早就上步來到近前 身形一矮用腦袋照定和尚胸前一撞 俗語這手功夫叫撞羊頭 其實拳經八要有這麼一個頭打路鵬也早知道和尚不是好惹的 對於進招用力向未輕敵 不發則可發則全力 耳輪中就聽噹 噹 擦冬 那麼大的雲禪和尚 往後退了好幾步 翻身跌了個仰克 衆人走上前來觀看 業已人事不知 大家將他扶起來 直緩了好半天 這才哇的一聲 吐出了一口鮮血 別看血吐出來了 和尚可就明白了 睜眼看了看路鵬 微然點了點頭 慢慢的說道 罷了 你就把預備的簸羅取過來吧 把我送回去吧 你還是英雄好漢 在沙家屯等老僧三年

路鵬點頭說道：「好吧，三年之內我不出村就是了。」說得這理，便叫衆人就和尚抬着。路鵬親自跟隨，到了後街把勢場子，把人叫出來，當面將雲禪交給衆人，其實後街早就得着信了。大家計議打算拿打羣毆。張小岩說道：「不必，不是我師叔受傷了嗎？過一會兒他們必然送來，回頭見着我的師叔，他老人家必然另有主意，就是大家羣毆，等老人家回來看看，傷痕怎麼樣，大家再去也不算晚。」何必忙在一時呢？後街首領馬三爸聽着這個話有理，當時並不慌忙。大家靜候消息，功夫不大，路爺把雲禪送到，馬三爸點張老師商量。既然是路鵬這小子獨自前來，有字從中帶信，咱們把後街的人約幾十位，當時將路鵬打倒，給老人家報仇，豈不省事嗎？張小岩擺手說道：「你先別忙，待我問問老人家怎麼樣，說着話，自己走到近前，先向路鵬說道：「路鵬你既親自送我師叔前來，我還是真佩服你，理直講吧。」路鵬坐片時，我有幾句話跟你說。」路爺明白他等絕不甘心，如果我要說是不進去，轉身就走，必然叫他等小着，說我路鵬胆小不敢停留，刀山油鍋，我既然來到這裡，偏要進去看，也顯着我路鵬不是怕死之人，想到這裡，連連點頭說道：「好，既然如此，張老師帶路，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三俠劍第二十四集終

大正十一年